太祖朝
定宗朝
太宗朝
世宗朝

輯要三

二

朝野輯要卷之二

太祖康獻至仁啓運聖文神武正義光德大王諱旦字君晉初諱成桂字仲潔號松軒咸興本宮有手種松六株軒號以此元至正乙亥誕降于永興黑石里第桓祖舊邸今濬源殿洪武二十五年壬申七月十六日即位于松京壽昌宮時春秋五十八戊寅九月傳位于定宗庚辰上尊號啓運神武永樂戊子五月二十四日昇遐于昌德宮廣延樓在位七年在上王位十年壽七十四 皇朝賜謚康獻 肅宗癸亥加上謚號正義光德 睟容三本奉安于永禧殿全州慶基殿永興濬源殿○有八子五女○健元陵楊州儉巖山癸坐

妃承仁順聖神懿王后韓氏籍安邊密直副使贈門下領府事安川府院君卿女元至正丁丑誕降封元信宅主洪武辛未昇遐于潛邸 太祖即位贈謚節妃○誕六男二女

○齊陵豐德栗村申坐

繼妃順元顯敬神德王后康氏籍谷山判三司事贈象山府院君允成女 太祖即位封顯妃洪武丙子八月十三日昇遐 顯宗己酉追上徽號順元顯敬誕二男一女○貞陵東門外初在皇華坊 太宗己丑移葬

男定宗大王 序居二

太宗大王 序居五

鎮安大君芳雨 仕麗禮儀判書不預開國避去咸興早卒

益安大君芳毅 仕麗神虎大將軍

懷安大君芳幹 仕麗軍器少尹○兔山安置子孫禁錮

元尹芳衍 麗科博士早卒贈元尹并神懿王后誕生

撫安大君芳蕃 仕麗考工佐郎○諡恭順 世宗朝以廣平為後

宜安大君芳碩 仕麗軍器錄事○諡昭悼 世宗朝以錦城為後○并神德王后誕生

女

慶信宮主 上黨府院君李薆改名佇

慶善宮主 青原尉沈悰○并神懿王后誕生

慶順宮主 神德王后誕生○興安君李濟附芳碩死

宜寧翁主 啓川尉李薆

淑愼翁主 唐城尉 洪海

壬申秋七月十七日 上卽位於松京壽昌宮時久旱霈然下雨人心大悅○是月十三日定妃教以 太祖監國事十六日克廉浚道傳誾璞仁沃等奉傳國寶詣 太祖邸嗔咽街巷大司憲閔開獨不悅歛首不言誾欲殺之 太宗力止之是日 太祖閉門不納克廉等排門直入置寶廳上百官羅拜擊鼓呼萬歲十七日 太祖幸壽昌宮百官班迎 太祖未至百官所立處下馬步入正殿卽位避御座而立楹內受羣臣賀乃教前朝大小臣僚仍舊視事遂還于邸夕召趙浚入卧內曰卿知漢文夜拜宋昌爲衛將之意乎仍拜侍中

封平壤伯○上嘗召諸勳臣置酒〻酣 上曰寡人之至此
卿等之力也相與敬慎期至萬世可也道傳曰鮑叔牙曰願
君無忘在莒時仲父無忘在檻車時臣亦願 殿下毋忘登
馬時臣無忘顧頸時可也 上曰然命歌文德曲曰此卿所
撰卿宜起舞仍賜表衣○上嘗謂群臣曰若無南誾趙仁沃
焉能成此大事○上嘗幸平州温泉駐駕野次與金士衡南
誾語及潛邸相得之情開國勳勞之事盃酒相屬如舊時○
李扶許晐有不遜語南在爲太宗請鞫 上笑曰帝王之興
不係世類明 皇帝亦以匹夫得天下世類之說何足介意
況偶與人語何必鞫問○稗官雜記曰鄭道傳奉使咸鏡

太祖寄書外面曰三峯行次開坼中曰相別日久思想殊深
欲遣辛中樞往問行役崔兢適來備知動止稍自慰觧茲將
襦衣一領以備風露領付爲韋李希贊李節制處倶寄襦衣
一領韋說與眷戀之意餘在辛中樞春寒若時自保以慰遠
功不具年月日松軒居士書○道傳撰詩說曰從日從一日
出之始也天日之昇其明廣照而陰翳消釋萬物昭然此人
君初政之清明也
○遣密直使韓尚質如京師告即位將朝鮮和寧等號聞達
癸酉春 帝勅曰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矣可以本其名而
祖之體天牧民永昌後嗣遂定國號朝鮮先是有早明之讖

至是乃驗○初禑攻遼時停洪武年號我太　祖回軍放禑
後復行洪武年號時中國聞變上疏請征　帝欲親征告宗
廟致齋本國使適至乃罷爾及我　太祖開國後陪臣安翊
奉　聖旨洪武二十一年你那小國軍馬起將來打遼中國
我遼東水路裏放我遼船旱路裏放軍馬整齊可是來那時
節李諱一表四去如今得了王高麗改號朝鮮國自然天道
朝鮮國王至誠云云
○是年冬追尊　四代為王令奉常寺選主○錄開國功臣
益安大君芳毅等三十九人立碑紀功建閣畫形嫡長世襲
載信書以賜之

癸酉春 上入耆社時春秋六十也御諱題壁賜耆英諸臣宴

甲戌冬定都漢陽初相都于鷄龍山始役夢神來告曰此乃奠邑之居非君之基亟去勿留 太祖即撤之更相漢陽本高句麗北漢山郡百濟溫祚取之爲城近肖古王都之百五年至蓋鹵王高句麗來圍蓋鹵出走後新羅置北漢山州又改爲漢陽郡高麗初改爲楊州陞爲南京而肅宗時金謂磾據道詵秘記謂楊州木覓壤可立都請遷都董役五年而成忠烈改爲漢陽府遂李姓人爲府尹又多植李樹茂盛則輒斫伐以壓之至是命道傳閱李稷等相宅以忠肅以營基址

狹隘更相與南玄山為主壬坐丙向十二月始役翌年九月
太廟及宮闕成 命道傳名新營諸殿 上備法駕入御卽
景福宮○芝峯類說曰俗謂漢都有兒若有出去之狀故山
以母岳名而南曰伐兒峴蓋欲遮絶而不得去也西曰餅市
覓欲其誘留也又曰漢都西北高東南下故長子輕而支子
重至今大寶相傳及名公巨卿率多支子也○筆苑雜記曰
以漢陽爲李氏都者見於道詵秘記河崙之秘記有漢水之
明堂之說宜建母岳南云今衍禧宮之基云秘記又曰西有
孔巖又有丹書石壁孔巖則於二地皆在西須覓丹書可決
乃得丹書於仁王洞石上字畫磨滅不可識能得此遂定議

○太祖下教求無學三南方伯共尋至高達山有一屋數椽只有一僧獨居三方伯捨其騎從入其洞掛三印於松枝步抵其庵一僧着犢鼻褌鋤菜田三方伯就問曰何所見而卜居此也曰爲彼三印峯也若築室於此當有三道伯掛印於洞中樹也三方伯執其手曰此必無學也狀聞之太祖以師禮待之仍問定都地無學乃以爲三角正脉聚於陽川坪開基始役得石刻無學誤尋到此六字無學悅然大覺即移漢陽石刻即道詵記云無學更相漢陽以仁王山作鎮白岳山南山爲龍虎道傳歎之曰帝王皆南面未聞東向也無學曰不從吾言無二百年當思吾言 世傳新羅義相秘記云擇

都漢陽者若信僧言則稍有延存之望若鄭姓人出而是非之則不過五世篡奪之禍生歲後二百板蕩之亂至義相預知八百年之後若合符契豈非聖僧耶義相入中國參智儼大師還本國創浮石寺華岩寺爲沙门宗主

○景福宮四门南光化北神武東建春西迎秋都城八门南崇禮北肅清東興仁西敦義東北惠化西门彰義東南光熙西南昭德又有水口门都城内外四十九坊皆道傳所名也道傳在壽進坊被誅人以爲讖盖進與盡同音也後改壽重

○遣陳奏使卞宗系先是叛賊尹彝李初入中國誣國系爲高麗逆臣李仁任之後中朝使齎祭海岳祝来中有李仁任

之嗣旦等語即爲具奏卞誣
文宗三年趙温回自京師奏之　皇明祖訓云朝鮮國王
係是李仁任後云又陳辨蒙許改尚書昭示　中宗十四
年李繼孟回得大明會典來本國註仁任及子太祖諱首
尾弑王氏四王云又即具被誣事極選使者朝廷薦副學李
耔乃超嘉善大司憲與南袞韓忠奏卞特降勅允所請三
十四年遣權撥任權又請勅曰會典所載他日續纂可無
慮　明宗十二年遣趙士秀十八年遣金澍禮部付若干
文刊來使知改錄意　宣祖六年遣李後白尹根壽八年
遣洪聖民十年遣黃琳十四年遣金繼輝十七年遣黃廷

或勅曰已詳載須行之日差官齎送二十一年戊子謝恩
使俞泓之回帝勅以會典本國載錄一本付回已丑尹根
壽得全帙以來遂告 廟以彝倫復叙告文廟錄光国勳
凢首尾一百八十年使臣十一起乃得請 互見 宣祖朝
○是年遣我 太宗奉表如京致事撮要曰 帝以本国齎
銀帛誘邊將下詔責之我 太祖与趙胖南在如京 太宗
覈奏詳明 帝優禮遣還慵齋叢話曰 太祖以趙胖生長
中原爲陳奏使 帝引見胖多所詰責對曰創業之主類皆
應天何獨我国徵及明事語用漢音 帝曰汝何知中國語
對曰臣生長中原曾見陛下於脫〻軍中當時事一〻言之

帝下榻執手曰朕〻若在朕不至此卿乃朕之友也乃以
客禮待之書朝鮮二字而送之破寂錄曰慵齋叢話云〻許
荷谷書之於海東野言而大明太祖不在朕〻軍中朕無由
得見金巳書於此紫海筆談矣洪武庚午恭讓王遣趙胖朝京
辨髮初而還我太祖壬申即遣韓尙質北京奏聞國號無
遣趙胖之事慵齋於何所聞而作此語荷谷亦取之何也國朝
寶鑑亦曰甲戌 太宗
與趙胖南在城京云〻
乙亥命鄭道傳撰進經國大典河崙更詳定名經濟六典
世宗朝折衷六典著爲經國大典 成宗朝有續錄 中
廟朝有後續錄 肅廟朝有輯錄通考 英宗朝有續大

典

○改官制設二府都評議司掌国政義興三軍府掌軍政

定宗朝改二府為議政府置左右議政後增置領

○建成均館于文廟傍

芝峯説曰在昔文廟之制中国塑像本国則位版惟開城

平壤安塑像蓋麗時自中国來也嘉靖詔毀塑像用栗木

為版我国二府塑像亦依中朝瘞之

丙子秋八月神德薨 太祖悼念厝于城内皇華坊陵號貞

陵仍創舍利閣每朝夕聞貞陵齋鐘聲後進水刺即今貞陵

洞是也 太宗己丑移葬于東門外

○興仁门創興仁寺舍利閣高五層乃 太祖爲神德而創
也燕山時廢爲司僕寺
貞陵初不立廟祔主凡干神德典禮並皆不擧歲月既久
山陵亦不知所在 宣廟辛巳德源民康純一呈訴自言
判三司免成後孫請免軍役於是栗谷倡尊崇之議始審
陵寢遍踏義塞山下得之初欲陞祔一種之議引禮諸侯
不再娶禮無二嫡等語但依祧廟例寒食一祭而已 顯
○宗己酉判府事宋時烈建白 神德王后陵寢埋沒又未
○配食 太廟未知於禮如何 上曰 神德王后與他繼
妃不同矣時烈曰麗時有京外二妻故 太祖潛邸時神

德爲京妻矣至今不能食　太廟誠爲欠典　神德陵寢
不可不及時修改矣禮曹啓奉審則莎土盈刹曲墻皆頹
象設齋以基址宛然大臣許積鄭太和等議營建丁字閣
安香廳典禮廳宋時烈又劄闡明之初奸臣鄭道傳和宻
行邪謀以致　太祖奬麗天位昭掉二公夭閼惟我　太
宗克傳舜授有辭後世惟　神德陵寢之儀有損祀僃之
禮有闕此不過當時禮官不識禮意以致如此以至今日
清廟之上雖有朱絃疏越之樂玉瓚黃流之薦　太祖太
王之靈想盡然想歎恭然震怒　太宗大王亦必悲縮不
安憂遑罔措於陟降左右之際矣何幸今日　聖孝出天

特命禮官奉審貞陵守官齋舍次第營建然而 廟享之
儀猶且違疑臣固知 聖意有在而今見 太祖朝太學
生蔡惛老䟽章則當時建廟之齋發其言甚詳又見權近
所撰 貞陵興天寺記文則 太祖大王悼念追謚之意
高皇帝賜勅吊慰之典可知也 敢以徽號伏乞詳賜觀
覽特令禮官並議 廟享之儀副學李敏迪應教南少星
校理尹深修撰洪柱國金萬重等劄持平申晸執義申命
圭正言邑震翼等啓二品以上賓廳啓並請議定附 廟
之禮領相鄭太和判樞鄭致和等率百官逐日連啓宗室
庭請獨領樞李景奭內沮之領相鄭太和左相許積等啓

丞舉縟儀以慰神人之望答曰愼重之意不可自是御寺
之請至此依啓施行禮曹啓 神德王后追上徽號順元
顯懿又啓立主處收議領樞李景奭議告于陵寢而立主
或可爲無於禮之禮鄭太和議許積議同左參贊宋浚吉
議寔歸 神德王后葬訖返魂于仁安殿々々之舊基在
於景福宮無疑 神德王后平生所御之處亦可想矣設
令其時因回俗不立神主神已返於室堂不當更求於寢
陵矣設幄殿於景福宮之內奉題主面恐似得宜傳曰依
宋浚吉議爲之冬十月 神德王后祔 太廟日驟雨人
謂洗寃雨

丁丑及權近回自京師鄭摠和被刑先時鄭摠和如京請誥
命 帝怒於進表有冒避字拘留摠和又賀正表有戲侮字
拘留使臣柳珣徵撰表人鄭道傳〻〻托疾權近自請行
帝見近怒稍解及近摠將辭近服賜衣摠以新聞康妃喪服
素衣 帝怒獨遣近還鞫摠和〻〻惧而逃被執而刑金若
恒盧仁度以摠故并及之
戊寅秋八月芳碩亂作冊 恭靖為世子初 太祖潛邸時
神懿神德為京外二妻 神懿薨後 神德為繼室 神
懿誕六男 恭靖第二 太宗第五 神德生芳蕃芳碩○
東閣雜記曰 太祖嘗召裴克廉趙浚于內殿議備克廉等

曰平時立嫡世亂先有功神德諳聽之哭拜出外浚等退議
日康后必欲立己出芳蕃狂悖遂請封芳碩為世子鄭道傳
南誾李稷和附芳碩忌諸王子謀去之密啓依 皇朝封王
例分遣諸王子於各道 上不答因諭 太宗曰外間之議
汝等不可不知宜戒慎之卜者安植謂道傳曰 世子異母
兄弟有天命者非一道傳曰當除之謀未成 神德薨戊寅
秋 上寢疾道傳托議移御召諸王子入內將以作亂爲判
李茂亦其黨也洩其謀於 太宗義安君和亦密告時 太
宗與諸兄恒宿於勤政門外 元敬王后與其弟无疾議遣
奴金小斤請來 太宗曰汝以吾腹痛奔告則公當速來

小斤奔告太宗即還與后及兄疾甚語良久后涕泣執
太宗衣請勿詣闕　太宗拂衣出　元敘退及戶外曰慎之
々々后與弟兄咎兄疾謀之兵杖鞍馬整備爲逆變詐　太
宗既至闕小宦自內出曰　上欲避寓諸王子入內先是宮
門皆設燈是夜無燈　太宗佯如廁思之無奈何益安大君
撫安大君呼曰請安々々將若何　太宗曰吾兄弟立馬于
光化門外以待天命可也遣人召政丞趙浚金士衡于浚方
對卜者卜吉凶連促之乃來　太宗謂浚等曰公知不憂李
氏社稷耶俄而朝士爭來赴　太宗使浚和坐雲從街召集
百官賛成柳曼殊與子原之來獨李茂曰此乃碩癡也　太

宗命斬之散騎常侍卞仲良附芳碩至是乞曰吾歸心王子
矣 太宗曰彼口亦肉也立斬之 太宗率武士覘之道傳
匿其隣判奉常閔富家富曰有皤腹者入我家軍人搜之執
詣 太宗前道傳仰曰活我當盡力輔佐 太宗曰爾旣負
王氏又欲負李氏耶立斬之其子游泳亦被殺誾隱子彌勤
院追兵殺之初道傳等會誾妾家明燈歡笑李叔蕃故矣
落屋上縱火焚之道傳走稷詐爲從人登屋作救火狀得免
宮中望見火起芳碩之黨欲出軍登城覘之則自光化門至
南山鐵騎彌滿以爲神助懼不敢出己入直軍相率縋城而
出勤政以南一空黎明 上移御淸涼殿後等率百官啓道

傳閭等罪請改封 世子 上謂芳碩曰於汝便矣芳碩拜
辭其妻顯嬪攀衣號哭芳碩拂衣而去 上謂芳蕃曰世子
已矣汝出去何妨興安君李濟在傍猶按劍睥睨公主謂濟
曰吾夫妻若歸請安第則得生矣芳蕃出西门 太宗執手
曰汝不聽吾言以至於此好去〃〃 都堂追殺之是日 恭
請以祈禱癘痾昭格殿闌夜徒步踰城匿于村家翌朝請之
乃還將封世子 恭請曰自開国至今日皆請安功我不可
為世子請安固辭遂冊 恭請為世子〇初河崙善相人謂
閔霽曰吾相人多矣有如公貳甥者仍請謁傾心事之慵齋
叢話曰崙為忠清觀察 太宗往餞羣客滿座崙佯醉覆饌

污御衣 太宗怒起出崙謂座客曰王子恐太須洪謙遂隨
行入大门入中门至入内门 太宗疑之顧问曰何為崙曰
将有傾覆之患故覆盤所以告之也於是引入寝室问討崙
曰安山郡事李叔蕃率貞陵移安軍到此々人可屬大事々
成則召臣 太宗召叔蕃告之叔蕃遂奉 太宗率宮中備
從及移安軍圍景福宮 太宗張幕於南门外坐其中又設
一幕人未知誰人之座及崙上來居其中人皆知不久作相
矣 時叔蕃部分諸軍横殺蕃碩等 太祖怒率宿衛出討
反為大劍至有初戰大戰洞名盡射凉傘之変云 稗官雜
記曰時有南山往伐石釘無餘之謠未幾南誾鄭道傳被誅

南謂訚也釘与鄭同音謂道傳也餘俚釋与南訚音相似謂
鄭南無也
李叔蕃封安城君恃功驕傲欲注入官爵則書名中簡俾
人奏之起第敦義门内奏塞门禁行人奢侈日甚　太宗
丙申杖流咸陽別墅優給俸倘使享富貴於荊棘之中謏
聞瑣錄曰叔蕃嘗以純金帶贈都承旨金墩請得還墩欲
受而難其請每入朝摩挲其帶　世宗朝撰龍飛御天歌
上問詳知　先朝事者墩以叔蕃對召詣闕達官超拜
一人則議政也叔蕃設椅子坐見曰门下人也擯斥餘傲
慢猶如此撰訖還配墩竟不敢受其帶叔蕃在貶常侈丨

其妾白以積嵩大怒斬之其悍類是其子落托無賴日辨
酒肉賣盡家產飢窘而死
河崙字大臨號浩亭晉山君允濤子恭愍科登第直提學
入我朝為佐命功臣 太宗朝領相〇太祖昇遐三年
奉命往北地審陵寢及 太祖真殿夜夢 太祖責曰汝
以何顏敢謂予乎手批其頰崙驚覺患瘡痛因至定平卒
〇慶順宮主乃芳碩同母出也嫁興安君李濟〻死芳碩亂
太祖親剃宮主髮為尼流涕 太祖悼念二殤屢幸僧舍
以資冥福
肅宗庚申領事金壽恒陳白贈芳蕃撫安大君芳碩宜安大

君具文致祭

○是年九月 太祖禪位于 定宗

庚辰 太祖東遊金剛山因此狩遊于德源又如咸興御潛邸本宮過一橋名之曰永廢盖示不復還之意 太宗遣使問安冠盖相望 太祖見必殺之死者相續後稱往而不還曰咸興差使負云○五山說林曰成獨谷石璘自請往回天意騎白馬衣布衫至咸興若過客下馬燃火爲炊飯狀 太祖望見使中官往見石璘以因事過行爲辭 太祖卽引見石璘從容開陳 太祖變色曰爾無乃爲爾君復頰耶石璘曰臣若然則臣之子孫必喪目 太祖信之回宮從此遂合

斬

後石璘長子至道自腹中而盲至道子龜壽及其子皆盲○
朴承樞謚狀曰朴淳自請行持子母馬入咸興望行在以其
子繫樹騎其母以進子母鳴呼徊徨旣謁 太祖惟問之對
曰毋子不忍離微物亦有情矣一日与 上局戲適有鼠拖
子墮不相舍公推局伏泣 上許回蹕公即辭行在行在諸
臣請殺之 上度其行已渡龍興江授使者劍曰已渡江勿
追也公病滯路才到江未及渡遂斬其腰 上大慟曰朴淳
予友予不食言決意還蹕公妻任氏及子斯皆自決死 太
宗贈官又命畫半身以寓焉時有詩半在江中半在舡之句
肅廟朝旌閭官其後孫浩遠○太宗欲請回駕不知所使

或曰無學力能得之物色求無學請之無學詣咸興謁 太
祖太祖怒曰汝為遊說耶無學笑曰貧道與 殿下相識幾
年乎今特為慰 殿下來耳因留宿每言太宗之短如此數
十日 太祖信之後夜半說曰其誠有罪矣然 殿下愛子
已殲盡只有此人若絶之 殿下大業將屬之誰與付他人
毋寧與我之血屬願三思之 太祖遂有回意無學仍勸
急還然 太祖不欲入城初庚于道逢山留數月遂如豐壤
築宮而居焉自是無學不知所終 太祖嘗問無學以將來
事對曰 大王過豐之日事定身閑 太祖駐豐壤忽思無
學之言曰無學果知今日事矣因遍處索不傳

英宗乙亥豐壤舊基建閣竪碑親書 太祖大王舊闕遺
址十二字
○遂睠蒲口 太祖自朔旋蹕 太宗郊迎河浩亭崙啓曰
上王怒未盡釋不可不慮遮日高柱宜用大木及 太宗進
見 太祖怒形于色引滿而射之 太宗倉黃倚于高柱矢
中其柱 太祖笑曰天也乃以玉寶授之曰汝之所欲者此
今可持去 太宗揮淚而受遂開宴上壽崙秘啓但不可親
獻授中官以獻 太祖飲畢笑之曰袖中出鐵如意置座曰
莫非天也 太宗每五日一朝 太祖初射中柱每撫弓掛
壁篤至取而視之鼠咬絃絶以為適然每如是 太祖歎曰

天命有在遂止之
○初月掩歲星熒惑入南斗又入太微又歲星犯鬼積屍又
太白入端門又太白晝見是年有芳碩乱 上北狩云
戊子夏五月二十四日 太祖昇遐 太宗八年○太祖初以武烈
進麗運中否哈丹紅巾閑先生潘元帥日本諸賊東征西討
積勞爲侍中及捷雲峯射殺拔都有再造三韓之語威化島
仗義回軍有木子得國之謠裵克廉以天命所在人心所
歸合辭劝進即位以後野人酋長皆來服事被髮之俗盡襲
冠帶琉球暹羅稱臣獻貢於乎休哉
○葬健元陵初 太祖以萬歲后翻之地問於無學々々卜

一地曰殿下世々皆葬于此可也即健元陵也一說云定
虜衛崔山君者世居是地甚富饒其宅于 太祖曰此帝王
因山之相 太祖受之遂改搆甲第于別处多給好田益崔
山饒之無学卜之也今其延地有崔將軍墓石云
宣廟時重峯疏 皇陵成祖以下諸陵都葬於天壽山之
陽陵前石物比舊一樣不敢侈大盖 群聖之心灼見地
理之爲妄而 皇孫之籌衍今爲十有七萬東方之俗酷
信風水及至大故則 嗣君諒陰卜兆占穴一惟地官之
言公卿輔相不能措辭於其間故健元陵之傍周多佳穴
而特擇揚高廣驪之地自今以後至於萬世只就 光陵

之傍定其壽穴一如 榮靖大王之命石葬石物差以於
創業之時則 聖孝無窮矣○仁祖朝 仁穆王后山陵
定於健元陵左茅一崗遅川上劉曰麗朝始祖顯陵在於
別處不許後王遍葬蓋始祖葬地福氣以鍾一有壞損山
氣滲泄福力以減也且初卜山術者以爲 健元陵处之
明堂云二百年間列聖入葬柿有 显陵而在於堂局外
眼似不見之地其致護始祖陵寝者豈無其由乎 宣祖
合一岡而用三岡山家拘忌不可不審也○顯宗朝寧陵
奉遷後 肅宗癸亥左相閔曰 太祖定昇初無学占壽
藏健元陵從葬处至十二岡之多其爲吉地可知云云

○開国初楊州牧使辭朝自内還給肅拜單盖以城主待之云○俗傳 山陵祭不用肉饌者尾村黃相喜慮物力難繼定爲素饌云晦隱集曰盖不能脫去麗朝崇佛之習矣

○初太祖五年建濬源殿于永興 桓祖舊邸奉安 太祖睟容一日初昏有呼人聲自殿中出守卒驚起則火起寢仍得撲滅愚氓夜或騎牛過殿前輒倒蛇蝎之屬向殿内則自斃人皆異之○宣廟壬辰三月望祭 健元陵 上有哽咽嘻噫自 陵上而下盡一日不止五月倭寇至焚丁字閣火自滅賊懼有神乃去又雲峰八良峙 太祖射 拔都處石上斑血流而倭乱起異哉

肅宗癸亥奉朝賀宋時烈以請追上 太祖尊號剳略曰尊號
非古也自 世朝刱至 宣朝又進大號 太祖刱業功
烈如何而崇極之道反歉於二祖宜追加 太祖以安二
祖之心大臣二品以上三司會議以爲崇極之道不在徽
號字數多寡 上亦難之宋時烈又剳略以大明及本朝
徽號言之分明以多爲貴且以位版所題見之尊號諡號
錯陳間排無復齊整且以所題八字之內四字是尊號則
諡號只四字 列聖諡皆八字 太祖只四字有所不安
夫我 太祖之開國垂統肇基於威化回軍大義如日星
也今尊號諡號皆無此義臣意欲以昭義正倫等字追上

云云金壽恒金壽興閔鼎重議時烈啓既言擧義回軍之
意以領府事識見有此申請所當依行云云又壽恒等諸
臣議 定宗位版只是四字追上 廟號既已加上 太
宗諡號因舊無加恐欠崇奉宜爲一體追上 教曰 太
祖追上徽號事及 太宗諡號一時加上誠爲合禮朴世
采獨以爲 太祖回軍假借大義以濟其化家爲國而未
免出於尊周之誠心今日臣子雖不敢指斥亦不必表章
玉堂徐宗泰亦以加上爲宜不必加昭義正倫等字爲追
上之端未知其如何遂上 太祖諡正義光德 太宗諡
濬哲成烈 尤菴年譜曰先生以 太祖尊號議累年朴

世采陸復而終不回聽先生歎曰和州自以爲而切附於春
秋施貶鉞於魯先君之法而春秋乃聖人大權之所以行
天子事也豈人人所可行而況我 聖朝本無可議乎壽
一造其房其子泰貶以中国人貶斥 太祖書示先生先
生却之歸語曰不幸今日復見王莽

太祖朝相臣錄

裵克廉 字　麗朝侍中元年壬申拜相星山伯諡貞節

金士衡 字平甫麗朝科癸酉拜相上洛伯諡翼元

趙浚 字明仲號松堂麗朝三司左使癸酉拜相平壤伯諡文忠

鄭道傳 字宗之號三峯麗朝判三司使甲戌拜相奉化伯附芳碩誅死

勳臣錄 純忠奮義佐命開國功臣三十九人

一等 益安大君芳毅 太祖第三子諡安襄 裵克廉 趙浚 金士衡 並見上

李濟 太祖婿興安君附芳碩死 義安大君和 太祖異母弟諡昭襄

鄭熙啓 字良敬鶴林君諡 李之蘭 本姓佟名豆蘭北方人賜姓李貫北青封青海伯賚成諡襄烈

南誾 麗密直使本朝吏曹典書諡剛武附芳碩死 張思吉 花山府院

鄭摠 字曼碩政堂文學 西原君

南在 相見臣錄 太宗朝

金仁贊 益和君

二等

尹虎 坡平君判三司 謚靖厚

趙英珪 戶曹典書

趙溫 漢川府院君 謚良節

劉敞 玉川府院君 謚文僖

黃希碩 平海君 謚襄武

三等

安景恭 興寧府院君 謚良度

柳廷瑗 中樞副使

趙仁沃 漢山府院

鄭擢 相見臣錄 世宗朝

李敏道 中原人賜籍尙州 商山君謚直憲

趙胖 復興君 謚肅魏

洪吉旼 南陽君 謚文景

趙狷 後弟平壤府院謚平簡辭下 受遺誡墓碣勿書朝鮮官爵

金稛 鷄林君謚齊肅 金命元六代祖

吳思忠 寧城府院 謚恭僖

李稷 見相臣錄 太宗朝

李伯由 完城君 諡良厚

金輅 延城君 諡恭僖

咸傅霖 東原君諡忠肅 八道監司

韓忠 上將軍

清白錄

安省 以一目差小 故名有

廟庭配享

義安大君和 趙浚 見上

南誾 趙仁沃 並見上

李舒 見相臣錄 太宗朝

李嫛 興原君 諡剛襄

高呂 高城君

韓尚敬 見相臣錄 太宗朝

閔汝翼 驪川府院 諡良敬

禹玄寶 麗臣忠貞 公

南在 見相臣錄 太宗

李濟

李之蘭

科錄

宋价臣等三十三人金益精等三十三人

補遺

柳方善 號泰齋國初進士主簿遭家禍不第訓進後學多出公卿徐居正韓明澮權擥皆其門人

申檣 號嵒軒

尹祥 號別洞以縣吏登第同成均掌教胄名賢多出門下

王沽 號凝溪掌令安東精舍

宋愉 號雙淸堂進士克己子後孫尤庵同春

定宗恭靖懿文莊武溫仁順孝大王諱曔字光遠初諱芳果
太祖第二男元至正丁酉誕降于咸興歸州洞潛邸仕麗
判密直司事 太祖開國封永安君洪武戊寅八月封
世子九月受禅建文庚辰十一月禅位于 太宗十二月
上 尊號仁文恭睿永樂己亥九月二十六日昇遐于仁
德宮在位二年在上王位十九年壽六十三 皇朝賜謚
恭靖 肅宗辛酉追上 廟號定宗加上謚懿文莊武有
十五男八女○厚陵 豐德興教洞癸坐
妃順德溫明莊懿安定王后金氏籍慶州判禮賓寺事贈左
侍中天瑞女元至正乙未誕降洪武戊寅封德妃建文庚

辰上 尊號順德永樂壬辰六月二十五日昇遐于仁德宮
壽五十八 肅宗辛酉追上徽號溫明莊懿無育○厚陵
祔大王陵

男義平君元生 池氏出
元尹 義生
從義君貴生 文氏出
守道正德生 淑儀尹氏出
德泉君厚生 池氏出
石保正福生
長川都正善生 尹氏出

順平君羣生 奇氏出
宣城君茂生 池氏出
鎮南君終生 李氏出
林堰正祿生 尹氏出
任城正好生 池氏出
桃平君末生 池氏出
貞石都正隆生 淑儀尹氏出

茂林君善生 奇氏出

女 咸陽郡主 知敦寧 朴廣　淑愼翁主 判中樞 金世敏

德川郡主 都護府使 邊高復　高城郡主 大護軍 金瀾

祥原郡主 大護軍 趙孝山　郡主 司直 李義宗

仁川郡主 知敦寧 李恒信　咸安郡主 都護事 李寬植

戊寅秋九月 上受禪錄定社功臣義安大君和等十七人平道傳亂也○慵齋叢話曰朴三宰命賜少時與 恭靖同衾而寢夢黃龍在傍顧視之乃 上也由是奇之相交益篤 上即位寵幸隆重○置集賢殿○作楮貨令民用之麗時用銀瓶爲貨名曰濶口象我國地形狹而長也○褒贈鄭今

周頒議政金若恒贊成○設厲祭壇令各邑皆設○遷都松京時漢陽宮闕草創民皆懷舊故也庚辰冬朴苞謀亂伏誅流芳幹東閣雜記曰朴苞自以定社功多反居下快快謀作亂抵懷安君芳幹第適雨雪曰冬雨損道兵交於市宜慎之時赤祲見曰天有妖氣宜慎之懷安曰何以處之苞曰不與兵謹出入如前朝諸王之例上策也逃之荊蠻如泰伯仲雍其次也芳幹又問其次苞曰不如擧而去之及芳幹弄兵義安君和完山君天祐告變請應之靖安流涕曰吾何顏見外人乎天佑抱靖安和被之以甲擁上馬李叔蕃先登力戰芳幹奔弓矢而卧曰誘我者朴苞也時 太祖爲上王在松都

嘆曰彼如牛之人何至是乎豈意目見禁庭一蹀血之變乎
三韓多世家大族予甚愧焉先是書雲觀啓赤祲見西北宗
室中當有猛將出士大夫皆屬目靖安又大星墜聲如雷大
如盆八日而亂作芳伏誅芳幹配兔山病死子孟宗素善射
時病不能彀兵敗至 世宗朝因臺啓賜死
○冊靖安爲 世子東閣雜記曰朴苞亂平河崙和啓夢周
之亂無靖安則大事幾不成道傳之亂無靖安則安有今日
予且以昨日觀之天意人心亦可知請早定位號 恭靖曰
予直以此弟爲子遂策靖安爲 世子乃入告 上王〻
曰爲之而不可得不爲亦不可得謂 太宗曰汝既爲嗣勉

之哉賜以御宣令進爵極歡而罷命　世子都督內外諸軍
事遂号世子府曰仁壽
○是年十一月禪位于　太宗龍城雜記曰初　太祖將開
大業每與　太宗謀議　恭靖避不與焉　太祖呵責不已
其心歸無愧於俯仰矣及當危疑受禪居位益遜諸王子削
髮爲僧其慮患防微亦至矣　王妃金氏每因　太宗入見
時諫于上曰何不觀其目乎宜速傳以安其心　恭靖從之
以上王居別宮　太宗益友愛之道益篤諸王子賜爵有
差居閑十九年訓勅十八王子如寒士家子弟蓋我朝享福
如　恭靖者無幾子孫衆多公卿多出其裔梨川弘胄鷲渚

陽元體素春英白軒景爽是也 世傳恭靖后善謀有遠慮
一日宮中火光照耀 上驚問其故后手踰言人心已盡歸
東宮尚貪擁虛不知辭避云云 上即下教諭以明朝傳位
之旨佐命諸臣李佇輩多有被甲已到宮門者聞命乃退去
云

○青坡劇談曰 恭靖宮有窖二月暮偶入苑中積蔔中
得數百箇桃子桃面大紅真九十月霜桃也進之 王大
喜即薦文昭殿又送 太宗所 太宗大喜解衣賜進桃
人即詣 上王宮感桃共玩終夕大宴及秋 上王命故
積蔔明年啓則桃皆腐爛○東閣雜記曰文昭殿 太祖

既立 宗廟又置 啓聖殿以奉 先主及 太祖昇遐
殿號仁昭後改文昭 太宗原廟號廣孝各在都中 世
宗朝卜地宮城內建寢殿仍號文昭奉安 兩廟教曰既
立 宗廟禮尚太古所以神之也又設 原廟事以平生
所以親之也聞韶録曰文昭殿朝夕上食一依生殿而行
之自 世宗朝始焉壬辰播越只奉 廟社主行而文昭
位版瘞於潔地還都後不更設 原廟
己亥秋九月二十六日昇遐即 世宗元年也○葬厚陵
肅宗辛酉九月追上恭靖諡號懿文莊武廟號定宗先是
吏判金錫胄請追上廟號議大臣領府事宋時烈曰 恭

靖即位有讓德之意以　太宗謙退不承邑勉二十餘日
其間供御尊臨未有加潛邸之舊　太宗臨其如此雖承
命遂其就閒之志及　昇遐　太宗體其平日謙抑不忍
以尊榮之號強加陟降之時此及同昇　太廟獨享徽號
之時則必有不安者矣此在今日追念矣遂上謚號廟號
○晦隱集曰　睿宗教曰恭靖無廟號此是闕典遂謚安
宗其後仍稱恭靖而安宗之謚廢不稱未知何故此載尹
月汀謾錄頃年校理吳道一請上謚遂上　定宗號既上
謚而因疊上典禮可謂無亂矣眉叟記言曰恭靖無廟號無
文字可徵但有遺教傳聞而已此何可必信子孫宗爵亡

三世而止必有所以然○国朝宝鑑曰 肅宗朝命議
恭請廟號因大臣申琓舟等議格不行 宝鑑又曰 中
宗朝昌化守長孫等疏言 肅宗朝定 恭請廟號熙宗
將俟 世朝祔廟時並亟及 肅宗昇遐国家多故因循
至今願遵 肅宗遺志亟加 恭請廟號 命考宗錄禮
官奏曰 肅宗欲為還止 成宗亦未及亟不可輕議也

定宗朝相臣錄

沈德符 字得之麗朝舊侍中本朝辞勳 青城伯判門下

勳臣錄 推忠協贊靖亂定社功臣十七人 平道傳亂

一等 靖安公 太宗潜邸時 義安大君和 益安大君芳毅 見太祖勳臣錄

李佇 初名薆太祖婿 上黨府院謚景肅 趙浚 金士衡 見太祖相臣錄

河崙 趙英茂 見太宗朝相臣錄 李福根 鎮安大君子奉寧府院 謚安簡

二等 李良佑 元桂子太祖侄 完原府院謚安昭 金輅 并見太祖勳臣錄 鄭擢 見世宗朝相臣錄

李之蘭 張思吉 趙溫

李天佑 良佑弟 謚良度 完山府院 辛克禮 鷲寧君

廟庭配享

主文

益安大君芳毅（見太祖勲臣錄）　　權近（字可遠號陽村）

科錄

田可植等三十三人

太宗恭定聖德神功文武睿哲成烈光孝大王諱芳遠字遺
德 太祖第五男元至正丁未五月誕生於咸興歸州洞潛
邸洪武壬戌辛禑朝進士癸亥文科壬申密直提學 太
祖開國後封靖安君建文庚辰封 世子是年十一月受
禪于松京壽昌宮永樂戊戌八月禪位于 世宗十一月
上尊號聖德神功壬寅五月十日 昇遐于泉達坊新宮
在位十八年在上王位四年壽五十六 皇朝賜諡恭定
肅宗癸亥加上諡睿哲成烈有十二男十七女○獻陵
廣州大母山乾坐
妃彰德昭烈元敬王后閔氏籍驪州左政丞驪興府院君霽

女元至正乙巳誕降于松京鐵洞私第洪武壬申封靖寧翁主建文庚辰封貞嬪是年 太宗即位封貞妃永樂戊戌上尊號厚德庚子七月十日 昇遐于壽康宮壽五十六 世宗甲辰追上尊號彰德昭烈誕四男四女○厚陵豊德

男世宗大王序居三

讓寧大君禔　孝寧大君補

誠寧大君種　敬寧君裶 金氏出

諴寧君裀 信寧郡主辛氏出　溫寧君程 信寧郡主辛氏出

謹寧君襛 貞妃高氏出　惠寧君祉 安氏出

熙寧君祀 淑儀崔氏出

益寧君袗 洪善翁主安氏出

女

貞順公主 清平尉李伯剛

慶安公主 吉昌君權跬近子

貞信翁主 信寧宮主辛氏出鈴平尉尹季童

貞靜翁主 信寧宮主辛氏出漢川尉趙濬

昭善翁主 氏出柔川尉邊孝順

淑寧翁主 信寧宮主辛氏出坡城尉尹愚

洪慶翁主 信寧宮主辛氏出坡平尉尹儼

洪安翁主 金氏出懷川尉黃裕

厚寧君衦 崔氏出

慶貞公主 平壤君趙大臨浚子

貞善公主 宜寧君南暉

貞惠翁主 懿嬪權氏出雲城君朴從厚

淑貞翁主 信寧宮主辛氏出日城尉鄭孝全

淑惠翁主 昭惠宮主盧氏出星原尉李正寧

昭洪翁主 安氏出海平尉尹延命

敬慎翁主 安氏出全義君李梡

淑謹翁主 信寧宮主辛氏出花川君權恭

淑順翁主李氏出坡原尉尹坪

○上仕麗禮儀正郎知製教直提學 初 太祖以家門未有業儒爲憮令 太宗就學孜孜讀書 神德嘆曰何不爲吾出乎 太祖嘗曰成吾志者必汝也遂登第 太祖拜謝感極流涕及拜提學 太祖喜甚令人讀官教至于再三○東閣雜記曰 太宗在松都潛邸天欲曙有白龍見寢屋上爀爛蜿蜒頭向御所侍女金氏見之膳人金小斤亦見之俄而雲霧晦瞑不知所在○太祖三年帝以本國賫銀布誘邊將怒令遼東毋納朝鮮使不得入而返五輩 帝諭送親男太祖謂太宗曰非汝莫能對 太宗請行人皆危之南在

曰請安有萬里行吾輩枕死於此可乎請陪行成石璘作詩
曰知子知臣書鑑明畏天誠意爲生成皆定萬世朝鮮慶在
此矣霖跋涉行及 朝京華人皆稱朝鮮世子過燕府時
文皇爲燕王禮待甚厚 文皇亦朝京道遇傳駕溫語良久
太宗至京敷奏詳明 帝優禮遣還命通朝路○東閣雜
記曰 太祖五年寺丞子ㄷ等到国倨慢無禮至 太宗邸
不覺下坐叩頭芳碩之黨皆不悅曰天子之使叩頭於陪臣
豈有此禮必有以也
庚辰冬 上受禪錄佐命功臣李行等三十八人平朴苞亂
也初上平道傳亂時人皆欲請於 太祖以爲 世子 上

固讓及平朴苞亂河崙等請於 恭請封世子畀考受禪○東
閣雜記曰初道傳誾等欲去諸王子請罷王子兵權 上盡
燒宮中軍器及變生倉卒賴 元敬王后潛備兵仗故封冊
有曰能決策而提申弼成宗社之功茲獲紹於丕圖亦多濟
於內助後 上覽麗史柳氏事謂 世子曰定社之日汝母
贊謀甚多且與諸弟整備甲兵以待之比之柳氏提甲兵功
尤大矣東閣記又曰道傳之亂后托以腹痛請來 太宗密
語定計芳幹之亂 太宗卽馬中箭走自來入見后意必戰
敗欲自赴戰場與 太宗同死徒步而往俄而鄰居淨祀婆
者聞捷來告乃止 后閔霽女也

閔霽號漁隱上元舅也闢異端惡淫祀盡撲讀嗾犬逐僧
巫狀觀之嘗謂无咎无疾等驕盈必誅後无咎无疾論海
島賜自盡即 太宗九年李茂賜死獄也東閣記曰无咎
無疾賜死後无恤無悔嘗因 元敬后有疾入 闕 世
子獨在无悔告曰吾兄無咎無疾宣謀反乎 世子生長
吾家顧家恩德此言傳播 太宗命付處尋因政府啓并
賜死朝野僉載曰芳幹之變无咎等亦多有功而闔門被
禍未知所坐何罪若犯逆則必不止此若驕橫不法則似
無同坐之人事未詳然唐宗之不饒長孫也於明斷而
世子待渭陽之道遊於薄也

○筆苑雜記曰　文皇登極眷遇我　上異數每語國人曰朕嘗見汝國王眞天人也嘗進貢馬有一馬斑下列　上親閱命置於首　帝見之曰朝鮮王愛我誠矣首進馬甚良矣

上語近臣曰擇駿馬雜人才予不讓於古人○上幸益安君第益安久疾扶出跪泣　上亦下淚遂賜鞍馬鷹子置酒曰兄病無煩兄久坐欲還益安曰　殿下幸臣家不易願見臣醉臥　上留竟日益安扶立而舞　上亦起舞

○河崙上疏請改官制門下及評理司合爲議政府置三公贊成參贊郎舍爲司諫院革散騎常侍爲諫議大夫補闕拾遺爲獻納正言三軍府爲承樞掌軍務供奉改奉敎直館改

檢閱皆兼春秋殿中寺為宗簿寺內侍府為內資寺司憲中丞為執義侍史為掌令執端為持平承旨為代言六曹典書為判書以密直為承樞府改諸道監務為縣監○薦主官不籍兵各占私兵歸牌記大將權近上疏請自今兵馬屬三軍府為公家兵罷私兵私門直宿悉禁斷毋令私伴持兵跟隨○上謂禮判李膺曰后妃之貴封君非古也於是悉罷外戚封君者　上論唐吳以後外戚用事之弊曰使外戚通籍宮中出入無防非長久計宜制之於未然之前○上謂户判李膺曰户布雖為軍需無故取民非法也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是勸農桑之意也○上聞禮賓寺以陳米養鳥日費十斗

曰米雖賤不猶愈於蔬菜乎人有飢而不能救何用養魚爲
之○命燒讖諱書 上曰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
踰月而葬今或踰時未葬以爲某年某月某日犯某子某孫
或至二三年不葬俚俗無知不可不嚴吏判朴信曰陰陽家
葬書異論蜂起請悉除之 上曰漢光武之明猶惑圖讖是
不明乎道也我朝讖書木子走肖之說鄭道傳以爲此必將
事者所作然竟從是書遂上寶籙之曲遷都之日河崙深信
此書欲定都毋岳子獨不信乃定漢都亟令書雲觀陰陽書
悉焚之○教曰水旱之災人君不德所召今聚僧巫禱雨無
乃愧乎罷禱祀而修人事可也○上召金瞻曰壁上欲畫前

代可法之事以備觀省瞻曰周王問寢漢高獻壽上皇周宣
后諫晏起唐長孫皇后賀主明臣直皆可畫也命即畫壁○
作戶牌法設申聞鼓 上以本國書籍鮮少置鑄字隨所得
印之遂用古註詩書左傳字鑄之名曰丁亥字我國鑄字始
此
世宗又用善陰騭字鑄之字差大又命首陽大君篆銘爲
字又命安平大君書之名曰壬子字 世祖改壬子字命
姜希顔書之名曰乙亥字乙酉命鄭蘭宗書之名曰乙酉
字 成宗用歐陽集字鑄之名曰辛卯字又得綱目字鑄
名癸丑字

○上曰衣食民生所重古有后夫人親蚕之禮自今宮中納麻枲以備紡績○上欲以大學衍義后夫人可法者教 中宮世子嬪命書衍義之要以進

乙酉 復都漢陽 上以漢陽 太祖所都排群議而還

戊子是年月犯歲星夏五月 太祖昇遐 上哀毀不聽政領相河崙等上疏曰諒闇之法殷周以前不能行唯高宗行之成王崩康王受群臣賀釋冕返喪服漢文短喪唯晋武魏孝文唐高祖稀行而軍国大事皆自所斷宋之真仁英神四宗皆賢主也外臣皆用易月制内廷宗行三年之喪乞依宋制素服臨朝疏上留中六書而官上疏竟不從

○先是丙戌永樂帝遣太監黄儼迎銅佛于濟州筆苑雜記曰佛至館儼欲 上先拜佛後行禮 上曰自天朝至則予當拜竟不拜 丁亥又遣儼迎取天宝山舍利至是帝又遣儼勅選好女以進工曹典書權執中女仁寧府尹任添年女恭安府判官李文命女中領護軍呂貴真女副司正崔得霏女領選已丑又遣儼令更進好女選知宜州鄭久厚女以送辛卯遣儼賜祭呂氏父貴真甲午譯官元閔生赴京回 聖旨皇后崩後令汝晊權妃管六宮事汝国呂氏請於高麗内官金良借砒礵和胡桃茶以與權妃毒死朕已殺内官又用烙鉄烙呂氏一箇月殺了説與權永均知道永均權氏兄也

丁酉譯官元閔生回自京奉聖旨令進的當女兒選宗簿副
令黃河信女兒知淳昌郡事韓永矴女兒同黃儼等送進
初永樂癸未令進乾淨的俊的火者即選羅邁等三十五
名送進又乙酉令選精細中用的火者來即選尹鳳等八名
送進執饌婢十五名唱歌婢八名賫伽倻琴玄鄉琵笛鼓送
世宗朝乙巳洪熙皇帝遣少監金滿賜祭權氏兄永均丁
未以宣德皇帝勅選工判成達生女摠制車指南女司
正吳倜女司正安復志女護軍鄭孝忠女別司正崔湄女
司直盧從渂女及選會做茶飯的婦女十名送進戊申以
帝勅選淳昌郡事韓永矴女及割肉的火者二名送進已

酉帝遣少監金滿賜祭于崔氏父得霏又遣内官尹鳳選
火者及會做茶飯的婦女學樂的小妮子鷹狗等物又索
豹犬海青黄白鷹癸丑又遣太監求理辦膳事女子乙卯
正統皇帝遣内使金角送回本国婦女金黑等五十三人
蓋先年以會做飯的選入京者也 世祖丙子景泰帝遣
内官尹鳳選小火者以進即以火者上佐等九人送進
中宗辛巳正德帝勅令選進女子及小火者正德帝崩嘉
靖帝登極禮部移咨奉聖旨前勅内欲取人口都不必用
自後無選女事
○上講武于豐海道次江陰雨雹震焉 上輟膳泣曰予以

否德天度若是固示避位之意○以海州講武場許民耕命罷泰安講武場因論遠狩慮棄間竊發之患定京圻三所○命放馴象于順天獐島象不食水草逢人墮淚以啼監司以聞 上憐之命押而豢養如初不貴遠物仁愛及物可謂聖矣

○嘗下教求言禮部郎鄭孝復上書曰功同而賞有高下從其貴賤也罪一而罰有輕重以其疎親也賞何能勸罰何能懲哉屯田是萬民之所共惡女子非宦官之所宜畜此而不禁何以為国 上御筆批点擢拜獻納○郊隱鄭以吾主文赴試院夢得一詩三級風雷魚変甲一春烟景馬希聲雖云

對褐元相敵邦及龍门 上客名慶甲果擢恩武壯馬希聲云
魚慶甲官直提學與申穡約曰吾等事君名遂須歸養老
親及入集賢殿即呈辭歸作詩曰謝病歸來一室幽荒凉
草榭古池頭若余豈避功名者只爲慈親不遠遊後申穡
累官參判謂公之子翰林孝瞻曰余与乃翁約歸養乃翁
能決歸余則負約多慚云○孝瞻子世謙世恭
○上嘗親試讀卷官河崙等取三人卷以進 上曰當依古
焚香祝壯元故事信手抽之乃權蹈也 上喜曰予悼蹈父
近之早世今得蹈爲壯元顧謂崙等曰此榜乃予门生卿不
得爲自家桃李也蹈後改名踶

金泮赴京有求題魚龍簇者題曰誰畫輕綃幅風濤雲霧湧錦鱗鬣碧海神物上青空潛見形雖異飛騰志則同若爲燒短尾攀附在天龍華人謂之燒短尾先生泮陽村門人號松亭爲大司成四十年梅月即其門人也○吏郎金赭與兵郎梁恭同入重試梁能文金豪俊梁篇成金曰汝以鄉生爲郎官足矣奪卷改書名呈之遂擢壯元

○命幽權聰于崇禮門外初陽村近子踶尚公主生二子曰聃曰聰年十餘拜敦寧直長一日仕衛上屋探雀鷇都正捽至未及迎都正自立庭責之聃入訴 上笑曰汝官卑故也立召政官拜聃同知令及衛未罷視事都正大驚出迎聰幼

時 上愛之置膝上侍臣有長鬚者聰拔刀剔之群臣請罪
上曰聰罪當誅願從諸公貸其生可乎群臣頓首謝命幽
于崇禮門外歲餘 上稱疾羣臣入問 上曰予疾已漸諸
公相見能幾日乎群臣皆泣 上曰予有孫聰病中甚念之
異朝廷不敢見因泣下群臣頓首請赦 上之顛倒一世盖
如此

○時江陵大関嶺山竹結實如真麥人取為酒食咸鏡和州
有土如黃蠟作餅作粥人免飢 時樂安海水泉水吉州海
水皆赤十三日茂長浦水赤七日

○命誅大司憲孟思誠持平朴安信尋釋之朝野僉載曰時

平壤君趙大臨後之子 上之壻也賑借衣思誠等不啓而
考訊之 上大怒將二人車載棄市思誠蒼黄罔措安信謂
曰常以汝有志操何㤼如此汝不聞車辭之韓〻乎使息謙
持尾伉來書曰數當千載應河清自謂君王至聖明備職不
共甘受死恐君留殺諫官名使呈政院左相成石璘極諫遂
杖流
趙大臨後爲睦仁海所欺擧兵圍景福宮被鞫○朴安信
後官大提謚貞肅子以昌少倜儻爲翰林初入新來侵困
不勝憤自陞座人謂之自許免身 文宗二年以聖節使
回到新安館夜半拔佩刀自刺幾死書狀注見 公曰老臣

本無污名今以齊糧事杷禁何面以見 上乎 上聞之
惻然曰初不拿來衆議强請故勉從到今追悔不已賜奠
米棺槨
辛卯命追正鄭道傳黃居正孫興宗罪廢爲庶人禁錮子孫
朝野僉載曰初中朝太僕卿祝孟獻之還也李穡子孫以河
崙權近所撰行狀囑孟獻求銘於中朝至是孟獻以國子助
教陳璉所撰碑文出送其文有恭讓立用事者忌公不附己
貶長湍等語 上覽之曰璉焉知穡之事乎何得私通成石
璘等請治穡子孫 上曰種善欲顯揚其親有何罪焉諫院
又請崙近罪曰碑銘言用事忌公云指誰而言耶又言庚午

誣以遺孽初于上国繫公等數十人於清州鍛鍊成罪天怒
大雨以為至忠誠所感云鍛鍊成罪者又指誰而言歟水災
穡果有周公之德而致之歟請訊崙〻 上書自下曰忌公者
指南聞鄭道傳而言也如繿殺李種學杖殺李崇仁等六七
人之事此豈 太祖所知哉 上曰崇仁種學之死予曾不
知即命數宗果教書使孫興宗體覆使黃居正承道傳間嗾
興宗杖種學不死繿殺之居正杖崇仁腰不死橫載馬上馳
送傍邑而死 上曰興宗居正听權臣嗾濫殺無辜汚 太
祖好生之德當論以重律政府啓種學崇仁皆高麗遺黨道
傳等衛我社稷豈有他心 上曰非為種學崇仁復讐也為

天下萬世計也乃命道傳與宗居正燎爲庶人子孫禁錮言
以開國功臣勿論
○禮書以上元會樂章以夢金尺受寶籙爲首　上曰夢與
圖讖之說豈可爲首乃以覲天庭受明命爲首章　教曰寶
籙之說予不信矣一曰三奠三邑應滅三韓人謂三奠爲鄭
道傳鄭摠鄭熙啓也熙啓無德無勳果是應時出乎其二曰
木子將軍劍走肖大夫筆非衣君子智復正三韓格人謂非
衣是裴克廉〻〻作相不久輔治無效〻治應時乎河崙啓
曰秘記云高麗都松岳四百八十七年朝鮮都漢陽八千歲高
麗歷年果驗秘記不可謂誣也　上曰　太祖開創起於天

命人心縱無金尺寶籙之異其不創業乎○時有高麗宗室王麻有庶子在民間者知申事金汝知以聞 上曰高麗宗姓不得保全非 太祖本意予欲保全遺裔意已定矣王川君劉敞曰 殿下今日之言宗社萬世之福也臺諫請誅王氏 上曰李氏有道雖百王氏何爲患若無道雖非王氏其無代興者乎遂命王氏之裔從便居住僉載曰惟我 太宗克恢寬仁以垂懿則而諫臣乃復請誅當日臣子孰非麗朝之遺裔乎舞謏新朝甘心反噬天理滅矣劉敞柿保秉彝以順聖教豈不韙哉

是年傳曰世教衰微婦德不貞自今再嫁女子孫勿側仕版

成宗乙巳始頒大典初令改嫁女子孫勿敍東西班是歲大旱饑○芝峯類説曰此法始於成廟士大夫家絶不改醮雖謂之比屋可封可矣然有同抑勒恐非所以通行於天下者也然壬辰之變婦人知以貞潔自守雖賤女亦罵賊而死豈非敎化所致哉○尤庵與權炭翁書云夫死不嫁天經地義只是敎之以禮而已必不如今日之峻法纒之也洪千璟之妹以曖昧竟被刑戮云南冥以御史之治獄不嚴轉至相貳於退溪今又累及其子孫兄弟三代之時果有此乎不以敎化只恃刑法則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無也故今人家奸穢之變例出於不忍言之地

反不如嫁與無故之人此法果足以善俗乎蓋聞麗季倫
紀斁喪或有殺夫而適他者故不得已設此乃一時矯弊
而已若如來教則周公作禮何以制嫁母繼父之服耶且
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其義一也何故而獨嚴二
夫之律乎同用一律則權陽村以下皆受重刑而今何不
累及於子孫乎

乙未以右代言徐選言庶孽子孫勿許東西班正職以別嫡
庶之分

成宗朝始頒大典有庶孽子孫勿許生進文武之法後姜
希孟註曰子孫子子孫孫○李文元公曰我國立法不可

曉者有二焉禁再嫁也錮庶孽也用人惟才是用庶孽防
塞前古所無法也趙文烈公封事曰專防再嫁則范仲淹
之才不用於世專廢庶孽則李仲彪之徒又鹹于時吳忠
貞公獻議曰庶孽禁錮古今天下所未有之法宗偏荒僻
陋之見也宋文正奏曰庶孽防限初非 祖宗之制出於
中間也有才者抛棄可惜故臣嘗陳於榻前 上亦莫旧
制之狹隘矣○中宗朝趙靜菴主通清之論創奏勤態
宣廟朝趙重峯上封事柳西崖創請不拘門地 仁祖朝
金仙源請痛革宿弊李梧里獻議請通 肅宗朝朴文純
公請勿循常規斷以行之○顯宗朝大憲李袤疏畧我

宣廟之教曰葵藿向日不擇傍枝人臣願忠豈必正嫡若以庶孽可稱者言之江左人物伯仁為首周浚之妾子周顗也桓石虔司空豁之賤產而威名振動漢之衛青霍去病晉之裴秀陶侃阮孚唐之蘇頲杜羔李勣杜荀鶴宋之朱壽昌韓琦范仲淹鄒志完陳瑩中胡寅由是觀之歷代之不錮庶孽可見東漢以下江左及唐並尚門地而袁紹以婢妾子而為盟主漢之論閥只問本宗周顗無母族為婚江左論閥不問外家云云。○肅宗朝吏判崔錫鼎疏略仁祖朝臣祖鳴吉請通而議廟堂許要不許清所謂許要即戶刑工三曹及各寺也又曰宋翼弼之學術辛喜季

之文章禹敬賜柳時蕃之才諸俱未展布可勝惜哉又曰納米許通事初因尼胡之変以助軍興今宜除納米之法云云○野史云鄭道傳母乃私婢道傳爲大提學金江湖以前妻卑微改娶他妻坐此枳淸華得司又而畢齋以後妻之未子遂玉堂若今日則貳妻之子豈能踐歷如畢齋哉庸流可稱如楊菴金謹恭守菴朴枝華昇山朴洞淸溪梁大樸適菴曺伸邑峯宋翼弼潛溪李全仁蓀谷李達匇齋鄭淡松溪權應仁石谷宋尚敏姜校理佑李監正翻身魚學官叔權李郡守喜李權校勘伐金壽金李知白之流或以經術或以文章無愧古人而泯滅而無聞也○國朝

寶鑑曰　仁祖命議庶孽許通事備局啓曰　太宗朝因
給事中徐選之言有庶孽勿叙顯官之法未嘗全然禁錮
及　成宗朝續大典又有庶孽子孫勿許文武生進之法
而曾孫亦無禁焉其後大典註解添子〻孫〻之語自此
永世禁錮才當新化不可無疏通良出至孫賤出至曾孫
許通宜也從之

戊戌夏六月廢世子禔以忠寧大君爲　世子○慵齋叢話
曰讓寧爲世子溺於酒色自設鳥網於階上才與書筵賓客
對坐徘徊顧眄忽有鳥掛於網奔走往取之鵝城君李來爲
賓客到宮門外聞內間有人作鳥聲以知世子之爲曰邸下

作鷹拜非所當為世子 佯驚曰平生未見鷹安得作鷹拜來
曰獵時臂鷹逐雉邸下豈不見乎世子吾曰若見鵝城頭痛
心亂雖見於夢必有疾○先是禔朝京完山君天佑及孟思
誠許稠隨行帝待之厚至引陞龍床執手慰諭親製七言長
篇賜之留邸日六部輪遞對飯云至是以禔押近小人李五
方具宗秀沉于酒色上書於 上多不遜語文武百官合辭
請廢 上欲以禔長子為嗣皆曰立幼孫寧能保異日况廢
父立子於禮如何請擇賢立之 上曰忠寧好學不倦通達
治體欲為世子群臣賀曰臣等所謂擇賢亦指忠寧也即立
為世子放禔于廣州為讓寧君讓寧之廢也黃喜李稷堅

執不可獨柳廷顯贊成之○東閣雜記曰 世宗嘗幸東郊
迎致讓寧設宴慰之夕還宮讓寧歸利川請所與子譓年長
拜順平君居住城門承旨而後入宮欲見大君則往來皆告
政院○謏聞瑣錄曰英廟時群臣論讓寧罪曰在東宮日
太宗講武平康禮當拜送而辭以疾潛往衿川遊獵三日而
還又溺於娼妓辭疾不侍宴又聞進鷹之後要取之代以他
鷹又踰墻而出與愉少之徒挾彈〻灯為戲又月夜踰垣與
奸小輩彈琵琶遊街上又每夜召李五方李法華等酣歌雜
戲又聞中樞使郭旋妾之美潛納宮中及廢放廣州踰垣潛
州妓又嘗 太宗昇遐後二十日乃於利川縣舍請人耘田

唱農歌曰樂哉又山陵繞畢卒其徒縱犬逐獐怨懟上書背
逆君命請置之法不允○朝野僉載曰大臣元肅等論讓寧
罪曰法在己亥禔逃隱而　上不知其死生跟尋乃得先王
責禔曰讓寧行同禽獸然謀反之迹絶無故置諸近地乃復
有如此事如又犯法一從国家處置顧謂禔曰自汝出走予
未知死生常流涕　主上亦流涕使汝平安而諸弟有故汝
皆如主上之情愛乎如此責之甚後　殿下允其所欲曲意
從之而不爲自新其不忠之心見於言辭請下攸司　上從
不允○紫海筆談曰讓寧知　太宗意在　世宗即佯狂而
讓之随時韜晦沉浮取容上下無不得其歡心　世宗亦尊

愛每迎入禁中置酒相樂讓寧喜獵 世宗屢命駕出迎於
城外至情無間 光廟即位王子多被戮而讓寧能以智自
全人不以讓位為難以能全終始為尤難○讓寧嘗呈告遊
關西 英廟申戒女色讓寧受命而去 上命西伯如有大
君所眄妓馳以上大君奉聖教故勅女色使不近前西伯承
上命故募美妓着素服如村女採菜之讓寧見而悅之使
傔從潜謀通之題一律曰明月不須窺繡枕曉風何事捲羅
帷蓋道其隱密之意也遂以駟驕上京 上命習歌其詩及
讓寧歸 上迎勞因問近色與否對曰不敢有近 上笑曰
兄能於花柳最中不染而還予甚嘉尚方求得一佳姬以待

矣仍設宴令妓歌其詩以侑之讓寧惶愧伏地稱罪 上握手大笑以妓歸之生子不識母之鄉貫故命之曰考定正及其長狂悍貿魚肉不好者雖意還退故俗稱強易爲考定正之交易李恭議夏即其後也吾與夫人圍碁強請還退夫人曰君非考定正何爲每每還退李怒曰何可以技之戲辱我先代乎是以李登籍以怒妻推枰爲戲題云○筆談又曰讓寧自少能文章陽若不知書者雖 太宗亦不知其有文晩歲題僧軸曰山霞朝作飯蘿月夜爲灯獨宿孤岩下惟存塔一層○遯睡篇曰讓寧猖狂自恣放迹宗同太伯云今崇禮門額三字乃手跡宏偉磊落想見其人也壬辰亂遺失至光

海朝青坡舟橋溝中夜〻有瑞光掘得乃其題額也○光廟嘗謂讓寧曰我之威武何如漢祖曰 殿下縱威武必不溺冠曰我之好佛何如梁武曰 殿下縱好佛必不以麪為犧曰我之拒諫何如唐宗曰 殿下縱拒諫必不殺張蘊古讓寧每詼諧寓諷又問征野人事對曰千勻之弩不為鼷鼠發其所見亦奇 光廟亦樂其誕而戲之讓寧雖以荒淫失德天姿倜儻遊獵之外無他着好善終太平煙月 光廟扁其江亭曰榮福及卒命立祠號至德祠○許穆撰至德祠記曰忠寧大君生有聖德百姓歸心世子心知之佯狂遁去以讓之三公率百官請廢之立忠寧為世子因放禔于廣州一時

擬之太伯虞仲 莊憲王尊禮之封讓寧大君子諟順原君
大君以壽終 上之元年右議政臣穆白上曰問奉祀者子
孫仁望特除官命有司立廟南郊下謂之至德祠◎世宗朝
讓寧妾着紫的衣見捉憲府禁吏大憲兵曹受囑語禁吏勿
告 上罷其職施妾當律◎世宗晚年屢浴溫泉讓寧當於
夏日使宮人扇之使寒上解其趣送宮人以助其扇◎秋江
冷話曰孝寧篤佛方拜佛合掌讓寧在傍炙肉行酒孝寧正
色曰大兄今日姑止酒肉讓寧笑曰僕受天之福甚厚若生
爲王兄死爲佛兄不亦善乎盖指孝寧爲佛也
是年秋八月 上禪位于 世子諸臣排闥呼哭請寢不允

即移御蓮池洞宮○上爲上王出御延禧宮猶自摠軍政領
相沈溫卽 世宗國舅也兵書偶以三日直軍不禀禀兵
判而沈溫之入招內命賜藥昭憲王后未及偹儀使宮女擔
轎至延禧脫簪席藁泣禱父命 太宗愍諭曰國法不可以
私情撓也 后泣請願效緹縈 太宗笑曰國母豈效匹婦
乎命偹儀還宮愈戴曰一說此獄 宗廟築墻時擅發軍兵
事愚伏集以爲推戴踏事未可詳又一說沈溫時如京還渡
江被逮流于水原賜死臨死曰世〻与朴氏勿爲婚也人以
謂左相朴訔於溫之死爲有言故深根之有此遺言云蓋都
摠制沈泟溫之弟也一日与兵判朴習語令之號令出於二

處不如出於一口之爲專其意盖以軍国大事必禀於上
王故二處爲不便也 上王聞之震怒命鞫之告引蔓延十
餘人兵判朴習誅恭判姜尚仁轘之郎官金自温李灌及沈
泚并斬其餘付處 上王以爲此豈特沈泚之言必出沈温
之意柳廷顯李稷皆言温之不善朴訔言曰沈温以国舅當
拜首相首相位尊不任事左相例兼吏户兵右相例兼戶刑
工温獨甚無權必欲得左相之位其貪利可見也及温到水
原 上使人謂曰卿乃王妃之父只賜死云云沈家以世
世與朴氏不敢議親獨縣令沈滌贅於朴門而亦無子女可
恠也温之死也禁府請籍沒其妻子柳廷顯力請之乃命姑

孫于宮寀温青松伯德符子也青松伯以開国爲将相二十
年對卷蕭然如文人雅士庫無財子温領相宗都尉皆遵父
訓清儉云東閣雜記曰 世宗朝議政李稷等啓曰今恭妃
方爲国母而母安氏爲官賤請還賜爵牒 英廟教曰沈温
之死也議者以爲罪人女不可爲 王后 太宗曰是何言
也恭妃萬無搖動之理後大妃曰 恭妃之母賤籍須改之
太宗教曰當改之事未施而遽賓天予雖知 父王志然
未施行故不敢開說也大臣之言如此其削賤籍給爵牒
辛丑冬尊 上爲聖德神功太上王即 世宗三年也
壬寅夏五月十日 上昇遐即 世宗四年也 上臨薨教

曰田家每當是月旱災可念予當暗佑上帝必當洒霖云至今每年是日例有霈然號 太宗雨 筆苑記曰 太宗惟幾之日天久不雨 上憂曰亢旱如此我死當告天降雨是日 上賓而果大雨自後是日無歲不雨歷二百年至 宣廟壬辰始不雨識者竊憂之○英獻陵先是 世宗為 大兆陵寢刱立僧舍許稠李原朴訔皆請立寺柳廷顯以為不可 上王曰 山陵予百世後所住地使緇徒近吾傍於予心安乎 健元陵建寺遂 太祖志也今 山陵勿置寺

太宗朝相臣錄

領 **李舒** 字孟陽號騫翁麗相 孝旌開国功再致仕

領 **河崙** 字大臨號浩亭恭愍科 定社佐命勳

領 **成石璘** 字子修號獨谷恭愍科華法名世凡枝謚文景○弟
石瑢大提學石磵號桑谷辛禑科禮判典文石瑢孫
勝曾孫三問後孫聃年校理聃年孫悌元號東洲石
詗子搢知樞抑贊成孫念祖判漢城奉祖右相曾孫
侃任俔〻子世昌已卯名賢玄孫世純大匿子守琮
聽松守琛節孝猶子運大谷聽松子牛溪

左 **閔霽** 字仲晦號漁隱麗科 太宗国舅謚文度

左 **李居易** 字樂天號清虛堂 麗科佐命定社勳

右 **李茂** 字敦夫

領 **趙英茂** 麗朝牧使開国定社佐命勳漢山府 院君謚忠武○椎殺圃隱

左 **李稷** 字虞廷號亨齋年十六登辛禑科 開国佐命勳謚文景

領 **南在** 初名謙誾之兄也恭愍科判典校寺事 太祖潛邸故交開国勳遜外 太祖物色求得之賜名在盖喜其在

也字敬之敬君賜也號龜亭諡忠敬○子智○在先
祖麗密直南君甫葬宜寧失傳外裔黃瑄宣廟時爲
縣監有葬于丘見古塚累〻意欲東之一夕夢達官曰
松下吾居可訪余武吾於若祖也黃鸞求余武故吏年
百餘日夢南相公言若宰訪吾居彼第幾是也遂得之

權仲和 字容夫麗朝贊成本 朝醴泉伯諡文節

柳廷顯 字 蔭致仕 諡貞肅

韓尚敬 字叔慶號信齋辛禑 科開國勳諡文簡

檢校政丞 國朝寶鑑曰定宗時權近啓曰通者除授或以 添設典書陞檢校中樞或以檢校中樞陞者宰 甚未便自今宗典書乃陞檢校中樞宗中樞乃 陞省宰云〻檢校卽權攝之名我朝檢校防此

右

柳亮 字明仲麗科佐命勳 諡忠景

朴訔 字仰止號釣隱麗科 佐命勳諡平度

沈温 字仲玉德符子世宗國舅 蔭上王賜死諡安孝

成汝完 侍中昌寧府院 文靖公

李誠中 左政丞靖順公 李完七代祖

慶補 左政丞

權禧 左政丞

姜筮 左政丞

盧嵩 左議政敬平君 盧守愼八代祖

勳臣錄 推忠奮義翊戴佐命功臣三十八人 太宗受禪後勳錄

一等 李佇 見定宗朝勳臣錄

辛克禮 見定宗勳臣錄

義安大君和 見太祖勳臣錄

三等 成石璘 見太祖相臣錄

李之蘭 見太祖勳臣錄

金英烈 義城君諡襄昭

朴訔 見太宗相臣錄

韓劒 太宗元舅

河崙

趙英茂 並見太宗相臣錄

二等 李来 高麗臣言存吾子 鷄林君諡景節

李天祐 見定宗勳臣錄

李淑 義安大君子完川公 諡齊懿

尹抵 漆城君諡貞景

尹坤 坡平君諡昭靖

朴錫命 平陽君諡文肅 元宗祖

馬天牧 力士長興府院 諡忠靖

權近 見太宗主文

李稷 見相臣錄太宗

趙涓 見相臣錄太宗

徐益 麻城君諡莊襄

尹子當 鈴原府院 諡靖平

金定卿 蓮城君諡威靖

李從茂 長川君諡襄厚

沈龜齡 豐山君諡靖襄

韓珪 沔城府院 諡恭武

四等

趙溫 見勳臣錄定宗

李原 見相臣錄世宗

柳亮 見相臣錄太宗

金承霔 蔭平壤府院 諡襄景

洪恕 南陽君諡康襄

李升商 鷄林君 諡恭懿

徐愈 利城君諡良景

李膺 永陽君諡貞景

延嗣宗 谷山府院 諡靖厚

金宇 臨川君諡襄靖

金鉤 傳通經史尤邃性理與金末金洋同時遊授
書監誨人〻稱三金而皆謚文長

金末 中樞事謚文長精於性理誨人不倦無子嘗曰
開千眼者得陰報無嗣余學荒蕪不能德於人耶

金洋 大司成號松亭陽村門人為大成
四十年名公多出其門謚文長

文彬 越川君 謚平翼

金德生 贈同樞 追錄

文衡錄

卞季良 號春亭 麗科 文衡始此

淸白錄

慶儀 都節制

金若恒 光山君 大成 前朝達令入本朝以表辭不恭明太祖杖流遂

朴瑞生 大憲

崔士儀 判敦 謚襄度 崔寬先祖

廟庭配享

宋居位 礪山府院 謚忠靖

李之直 字伯平 通村集子 刑議

李伯持 判書

崔有慶 贊成 謚平度 崔錫鼎十代祖

李原 見上相臣錄

河崙 趙英茂 鄭擢 并見上相臣錄 李天佑 完山府院諡襄悼 李來 見上勳臣錄

科錄 始設武科取二十八人

趙末生等三十三人 權踶等二十五人 申曉等三十三人

俞勉等三十二人 鄭之灌等九人 卞季良等十人 親試

魚變甲等三十三人 韓忠等三十三人 鄭麟趾等三十三人

補遺

趙末生 號華山啓生弟 領樞諡文康

趙須 號月松堂司藝四佳吉昌上黨皆其門人安平大君遺李白集須以手撫腹不受曰此中有李白全集上送簇子一難求詩須奮筆一揮曰老子書法正似乳虎爬

鄭陟 號整庵文衡孝行始請建長生殿造壽宮

世宗莊憲英文睿武仁聖明孝大王諱祹字元正太宗第三男洪武丁丑四月十六日誕降于漢陽潛邸封忠寧大君永樂戊戌六月封世子八月受禪于景福宮勤政殿景泰庚午二月十七日昇遐于別宮永膺大君第在位三十三年壽五十四皇朝賜謚莊憲○定世室○有十八男四女○英陵驪州西北城子坐初葬廣州睿宗己丑移葬

妃宣仁齊聖昭憲王后沈氏籍青松領議政青川府院君安孝公溫女洪武乙亥誕降于楊州私第永樂戊子封敬淑翁主丁酉封三韓國大夫人戊戌封敬嬪進封恭妃宣德

壬子陞王妃正統丙寅三月二十四日昇遐于別宮壽五
十二文宗壬申追上尊號宣仁齊聖誕八男二女○英
陵祔大王陵上

男文宗大王
世祖大王　臨瀛大君璆
安平大君瑢癸酉賜死　錦城大君瑜丁丑賜死
廣平大君璵　永膺大君琰
平原大君琳
和義君瓔令嬪姜氏出乙亥竄　桂陽君璔愼嬪金氏出
義昌君玒愼嬪金氏出　漢南君玹惠嬪楊氏出丁丑安置

密城君 琛 愼嬪金氏出

翼峴君 璭 愼嬪金氏出

寧海君 瑭 愼嬪金氏出

女 貞昭公主 早卒

貞顯翁主 尙寢宋氏出 錦川君尹師洛

壽春君 玹 惠嬪楊氏出

永豐君 瑔 惠嬪楊氏出 丁丑安置

潭陽君 璖 愼嬪金氏出

貞懿公主 適延昌尉安孟聃

貞安翁主 淑媛李氏出 青城尉沈安義

戊戌秋八月上受禪初 太宗妃元敬后嘗夢 太宗抱忠寧坐日輪中覺而異之未幾 太宗受禪忠寧為春宮至是即位○上在潛邸與諸大君王子會宴濟川亭時科擧士子渡江瀰漫 上望見一儒生於稠衆中使人指示曰彼其色衣某樣人招來其人承命來謁問其姓名對曰玄錫圭在嶺

南某邑 上設盛具以饋其人遠方跋涉衣藍縷形疲瘁滿坐無不訝 上顧左右曰此間有處子乎孝寧對曰孫兒瑞原方有處子求婚而門戶不敵 上曰豪傑多出草野瑞原遂納爲婿玄登第爲名卿官參贊大聖人識見出尋常萬萬矣○上就東郊坮山搆樂天亭爲上王遊幸所 恭靖避暑在廣津 上王與上幸樂天亭邀 恭靖置酒 上王奉承甚恭 上尤恭極歡而罷暮還 上王乘白馬中路下馬謂河濵曰予愛此馬馴良今以遺 主上尚乘此鞍以進顧謂濵曰吾父子事歷代所無但恨不令完山君見之因歔欷○上朝 上王於樂天亭天使繼至 兩上迎入置酒使臣嘆

曰 老殿下付托得人優遊境外可謂至樂 新殿下盡忠
盡孝果愜所聞仍誦古詩有錢難買子孫兵之句 上王執
前謝曰今聞使臣之言不覺下淚○上王誕辰 上率羣臣
上壽 上王謂卞季良曰予爲國王至誠奉養爲其父而享
之古今所罕又聞 上視事裁決當理曰吾付托得人遨遊
山水間無憂於天下唯吾一人而已○元年李季寧朝京帝見
而奇之曰黄髯宰相後須復來原字次山號容軒爲首相九
年政務寬大不喜更張爲忌者所誣謫卒
已亥夏五月對馬島倭犯邊遣領議政柳廷顯參贊崔潤德
長川君李從茂征之麗末倭寇充斥以沿海無防守也 太

祖開國後海港要害地置萬戶以水軍處置使領之倭變稍息至是倭入寇從茂州雖未大捷倭亦畏威有倭數戶欲居三浦上嘉其意許之儒而義諾曰許稠泣諫曰倭奴難測豈可使齡介間我衣裳後日當為巨患臨卒再三陳戒至參三浦有蔓延之弊人始服其先見至 中宗庚午叛陷熊川遣柳聃年討之僉載曰 世宗討對馬島倭時書諭島守都々熊尾曰對馬為島本是我國之境第以其地甚小又在海中民不居焉倭奴之無所歸者咸來投集以為窟穴竊發劫掠我 太祖亦以恩信予紹大業尚念都々熊尾之父貞宗茂嘉義輸誠每接信使館焉以留許通商舶慶尚米粟運於

馬島歲米數萬餘石予之用心盖亦勤矣不意忘恩背義自作禍胎爰命邊將進圍以待降附云云

○是年始置集賢殿又建藏書閣于其北隨壁作架揷以誌書以便披閱選文士十人後增三十員又改二十員十人帶經筵十人帶書筵專任文翰朝夕飯時以內官爲對客隆待至矣得人甚盛白鶴巢集賢殿柳樹生雛皆白云鄭麟趾李思哲鄭昌孫李季甸安止金末生申叔舟朴沖孫崔恒金淡李石亨尹子雲魚孝瞻盧叔仝梁誠之成任李克堪李鳴謙金禮蒙盧思慎韓繼禧洪應李承召李坡李芮姜希顔希孟徐居正朴楗崔善復趙瑾朴仲林朴彭年成三問河緯地李

塏柳誠源也一時隆顯及丙子禍作罷集賢殿○任元濬曾
諸察訪監司朴姓欲試其強記乃取官妓籍無慮五百人命
公一寓目屏其籍使呼之無一遺者而不亂其次朴嘆服
上言此人不可多得速徵召 上即命召來命東宮以殊
爲題呼韻試之公即應曰駘蕩三春後悠揚萬里雲凌風千
丈直勝日五花文祥光凝玉殿瑞氣擁金门侍得從龍日為
霖佐聖君 上即命以白衣參集賢殿元濬官西河君判書
至 中宗朝以士洪父被誅
丙午 上慮學士朝衙夕直不得講讀許暇讀書湖堂始此
官給供具肆意經史等集天文地理醫藥卜筮談博貫淵作

人之盛比之登瀛時辛碩祖以副學守大提學

李石亨字伯玉號樗軒延城府院君謚文康父懷林夢白龍坼大石生公青胞裹之剖則肥黑有毛母林氏欲火之懷林不從而育之臀有黑文如邑有喜事則夢龍繞身而行斧魁生進連魁文科三場上命官女製三狀元詞以侑酒即拜右正言○金弘度進士及第連魁後入重試不製策飲酒曰此膝不屈於人每矣今潔應鼎入試吾恐作李延城蓋石亨一年三元重試第六也○ 後孫廷龜朋漢父子文衡貴贊成時白領相時昉判書並勳封

成任字重卿號安齋獨谷曾孫官判書典文衡真逸而倨

字和仲修撰慵齋俔字磬叔禮判安齋昌謂慵齋曰國法
孟子登科業親吾兄弟只三人秋登科重試拔英試俱登
科汝登科重試拔英試過於五也父母當享榮未有國法
可恨也○青坡劇談曰俔貌不揚集兵殿百會必邀爲座
客御是士林皃醜者爲座客云四宰錫圭皃醜以舍人詣
一相宅婦女窺而笑之成以翰林亦進婦女不覺失聲曰
前日舍人雖醜而如人今日翰林不似人形安得不笑
世祖曾見成笑曰汝雖才貌甚陋他職則可承旨地近必
不可至今謂成曰　御覽座客○子世淳號舟軒能詩十
三夭俔子世昌右相

洪應號休〻堂成宗朝左相謚忠簡

姜希顏字景愚號仁齋玩易齋碩德子官觀察使書畫詩俱絶六臣禍辭連成三問對曰希顏寔不知此賢士宜留用以此得免○弟希孟字景醇號私淑齋重試拔英丨登俊贊成晉城君謚文良生時出文集○仁齋著養花小録以寓經綸造化之意○希孟子龜孫右相謚肅憲

梁誠之號訥齋吏判典文　世宗嘗曰誠之予之諸葛亮也○晚節謝事奚童匹馬蕭然如野老

朴冲孫號默齋吏判

李承召號三灘重試禮判謚文簡象村稾言曰　成廟追

尊德宗非禮之正李承召唱進尊之議 成宗雖用其
言而心醜逢迎官止二品識者非之
李邊官判院謚貞靖嘗爲吏議有贈魚肉者不受其長官
已受饋公〻曰此貌〻之肉乎
盧叔仝号松齋重試大憲清白自守 光廟以名論素重
称爲故舊眷待不常
辛碩祖号淵氷堂守大提學謚文僖○嘗修史一下僚忽
高聲曰辛碩祖將硯水來旋即慚俛頭不能仰視公遽執
手曰我亦少時妄發豈止此乎即呼對飲人服其量○公
有詩集人問公孫上舍永僖曰可刊行乎曰我祖雖有文

名家集無可傳者輒一門生詩云三十二而卒不幸同顏回此句外無佳作豈可刊行乎秋江冷話曰姜菊塢景醇編晉山世稿揚祖父詩名人以此爲孝辛上舍人以此爲不孝余以爲孝也直述祖父行藝乃孝假使巧言以詑寧不愧於冥冥乎

許成官大提學謚恭簡○筆苑雜記曰公性耽音爲吏判人有請必反其意有朝官請官南道乃授平安道有文士請與職乃授外教授興德寺僧一雲欲往斷俗寺謁曰永明寺欲往一住若斷俗吾事去矣數日批雲斷俗寺雲大笑曰老賊墮吾術中○公一日攬鏡愀然曰吾不知老之

至此也辭職不出時年六十餘
○是年月掩太白七月元敬王后 昇遐 上被髮徒跣呼
痛數日不進膳上王辛苦次泣勸時暑濕去床伏苫日夜呼
慟左右密以油紙籍其下 上知之命撤去 上王諭以易
月之制 上曰三年之喪雖不敢請十三日而釋服誠所不
忍 上王垂泣從之 上喪期已盡未得御正殿至壬寅三
月始受朝然至正誕日猶不受朝東閣記曰国初山陵用石
槨 元敬之喪 太宗以勞民力令勿用全石以方石合成
世宗篤於孝思欲取全石 太宗親往役所刻之
辛丑 冊封世子時年八歲入學古制也宜擇日入學至敬

均館以儒服行束脩禮遂爲定制○上於慶會樓東搆小屋
覆以茅務從儉見戶外有蒿席 敎曰誰爲此乎自今非予
命雖小物勿納于內○建永寧殿禮曹啓宋建四祖廟於太
廟西奉祧主令我 穆祖當還乞依此例建別廟於宗廟號
曰永寧殿○是年發諸道丁夫三十餘萬名築都城○罷佛
宇祈禱先是每歲抄遣人祈福于佛宇山川謂之年終還願
至是 上曰年終還願崇佛之端近者佛事罷之幾盡唯
先王先后忌齋未忍卒革此則爲寡人祈福雖爲獲福是爲
陋況無是理乎罷之至壬寅又罷經行自麗時每春秋仲月
聚僧誦般若經鳴鑼執幡香火前導巡行街巷以攘疾厄命

二品以上受命行香謂之經行至是罷之 至甲辰罷水陸齋
上曰切臣當 太祖太宗忌辰就寺社設水陸齋雖是忠孝
之意恐違禮經史判許稠曰水陸本非禮之正乃罷之
壬寅夏五月 太上疾篤移御新宮 上徒步以從藥餌及
飲膳親自奉進通宵侍側未嘗解衣交睫 禮陵後禮曹請
易月制不從
丙午 上移御于西郊行禧宮翌年還御昌德宮
丁未命賜重試恩榮宴于禮曹以府院君趙涓賓成權軫押
宴兵判黃喜為赴宴官命代言金益誠金赭宣醞翌日新恩
進箋謝恩

己酉時蔚珍縣有荒唐船漂泊獲之凡十六名皆着青衣捲髮結於項以彩紅木綿裹頭不着裙以青布裹下部乃琉球國人也○建宗學選文行者爲博士以教宗親○慵甫義話曰新設宗學順平君年四十不識一字始讀孝經學官發開宗明義章第一七字君不能讀乃曰儜老鈍只受開宗二字足矣遂於馬上讀不輟又謂從曰汝亦不忘開宗以備考覈臨死呼妻子訣曰死生至大豈不關心但承難開宗學是大狀也○命鄭招撰農事集說頒于中外○命許稠私詳定五禮儀○命百官行輪對

乙丑 上命鄭麟趾自姬周迄吾東治亂興亡纂成治平

要覽○命權踶等撰穆祖以後肇基之迹名曰龍飛御天歌以為朝祭宴享之樂辭
甲寅命頒三綱行實于中外命文臣編輯古今忠孝及烈女卓然者並詩贊圖形○青坡劇談曰嶺南有萬戶犯軍法世宗命斬于倭人所見處其妻洪氏伏于夫尸乞三日手續其斬作斂殯如法守墓三年成昌山為監司欲上聞褒賞以洪乃再嫁女止之余曰此之丈夫豫讓之流乎不死于范中行能死于智伯乎以節許之洪亦無讓于豫讓矣○命尹淮權蹈薛循等註資治通鑑賜名資政殿訓義○命左相劉觀提學卞季良校讐鄭道傳所撰麗史正其訛誤

尹淮号清香堂紹宗子贊成典文謚文度少時投逆旅主人見持真珠落庭白鵝呑之俄而索珠疑尹竊之縛而待於將告官公不卞之但云彼鵝亦係吾傍明日珠從鵝後出主人謝曰何不即言公曰必剖鵝故忍之○公一日在家沉醉 世宗急召宿醉未醒 上命草宣制揮翰如飛上曰真天才也時人語曰文星酒星聚精生此一賢也上戒酒命毋過三爵自後公必飲三大椀上聞而笑曰吾之戒飲適所以勸飲也

卞季良号春亭年十七登辛禑科本於重試贊成典文〻衡始撰文廟重建碑箕子墓碑文

○太宗實錄成　上欲觀之右相孟思誠曰今一見之後世
人主效之史官疑懼必失其職何以傳信　上從之○柳寬
請以三月三九月九爲令節使臣僚行樂形容太平○江陰
縣民曹元訟田積滯訟曰今　上不明乃用此輩爲守令禁
府請治　上命勿問曰水旱相仍民甚艱苦元之縣守不令
此對於飲酒滯訟不決元但疾此耳○江原倉穀有在民未
徵而虛錄者觀察黃喜請治守令　上曰此歲此道失稔何
暇償納勿論○上親行養老宴於勤政殿二品以上殿內四
品以上月臺五品以下至庶人殿庭賜座老人陞殿時　上
起立於座翌日　中宮宴老婦人于思政殿○始令四孟朔

領録○擬民徙塞下謂之入居○始定田品五等歲分九等
之法○東平聞見録曰 世宗朝有一火娼寵冠後宮以徼
事上請 上曰女兒敢叢干請之言由予啓寵也此女幼而
如此壯可知也乃斥之○礼書啓曰王妃啓代未晉以号加
之本朝 王妃稱某妃 世子嬪稱某嬪有違於禮請依古
礼只稱王妃世子嬪 允之
壬子野人犯邊初婆豬江野人李滿住與揚木荅兀結黨
擄掠遼東被虜軍民自永樂以後逃至我國者五百餘名
上皆解送京師野人因此含憤侵擾北邊至是野人四百餘
騎突入閭延剽掠人物○建州衛指揮李滿住管下兀良哈

千戶列兒哈二人率被擄男女七名到閭延言滿住奉 聖
旨捕土豹忽刺溫兀狄哈等乘入閭延江界擄男婦六十四
口以還滿住截要路盡奪而留之乞遣人率還癸酉正月滿
住送還被擄男婦至江界○以崔潤德爲平安道都節制率
諸將往討李滿住敎曰婆豬之賊往在壬寅侵我閭延其後
爲忽刺溫所逐失其窟穴乞住江邊國家憐而許之今者肖
息殺掠邊民今滿住之書皆云忽刺溫所爲雖忽刺溫以爲
窠此輩誘引爲之也潤德與金孝誠李澄石洪師錫等并進
斬獲四百餘人凱還陞潤德右議政○李滿住送人乞和
甲寅始建置北邊六鎭咸吉道沿江久爲野人所據 上召

羣臣議曰 太祖置慶源府於孔州 太宗置慶源於蘇多
老其後韓興富郭承祐敗績 太宗設柵于富居站守之今
孟哥帖木兒一時而亡是天亡之時不可失况豆滿江天
作之險合古大江為池之意予意已定又諭左相孟思誠右
相柳軫議移兩鎮曰帝王重興王之地 太宗嘗曰若胡人
來居則便行作逐勿使為賊窟今孔州蘇多老為胡獵場斡
木河正當要衝合設巨鎮復還慶源府于蘇多老移寧北鎮
于斡木河募民以實之○以金宗瑞為咸吉道都巡問使往
鎮撫之古是四鎮之地盡復之宗瑞母死駟畏過百日命起
復還任既設四鎮徙南民以實之一日夜宴及側之徒射中

酒樽左右豁按宗瑞自若曰奸人試我耳何能為哉 上曰雖有寡人無宗瑞不足以辦此事雖有宗瑞無寡人不足以主此事○眉叟記言曰鐵嶺以北至豆滿江千餘里古沃沮之城唐時靺鞨并沃沮自挹婁南至穢貊又有東沃沮又南沃沮在穢貊外漢之滄海郡也挹婁肅慎氏別名也高麗初逐女真拓地浸廣以鐵嶺為界女真靺鞨遺種高句麗部落也 睿宗二年遣尹瓘吳延寵擊逐女真至先春嶺置九城曰咸州今咸興曰英州曰雄州在吉州大串嶺下曰福州今端川曰宜州在定州公嶮鎮在會寧江邊女真強四年歸還其地後柳仁雨復置和登長定預高文宜八州又沒于元

恭讓二年我 太祖定北邊至豆滿江置孔鏡古端青洪河七
州 太祖即位以斡木河王迹所基置慶源府後女真寇邊
移府於蘓多老女真復入寇又移府於富居置寧北鎮於石
幞以為塞 世宗十六年以金宗瑞為都節制復孔鏡古地移
寧北鎮古伯顏愁所復置慶源府於會叱家等孔州古邑基
以豆滿江為界斡木河今會寧府會叱家今慶源府石幞富
居今富寧古邑名石幕今富寧府竜城古鏡州北境寧北鎮
今鏡城府皆肅慎氏之地也靺鞨本粟靺鞨高句麗別種唐
開元中稱渤海後爲東契丹
乙卯春兀良哈二千七百騎來圍閭延郡守金允壽鎮捷李

震水部劉金成烈如領兵拒賊乃退翌日近壽率精騎追及
上江賊遥不見只百餘騎戕佯不勝走近壽知有伏不追秋
野人渡江掠閭近金允壽如要路者奪所掠頭畜財物都節
制李藏淑師錫如掃蕩野人部落獻捷
辛酉金宗瑞既開六鎮命宗瑞與躬審使皇甫仁黜陟使鄭
甲孫等江邊行城藩胡之居在江内者有難一時盡逐其等
長城于江邊凡江之内地在長城外者割而與之寫方東踰
嶺外諸處是也今為茂山府○置茂昌閭延虞芮慈城四郡
後 世祖元年罷四郡盡其地書河以西兀良哈雜種也
許稠字仲通號敬菴罷於科官議政 世宗於卒謚文景

○青坡劇談曰公遇父母忌服妣夫人手縫幼時所衣碧
色小團領流涕敬而受之于功村歷事四朝憂國如家嘗
侍豐壤離宮 上王前呼稱柱石謂 上曰此予柱石輔
弼感隕涕 太祖太宗忌辰卽匡上寺設水陸齋公以吏
判啓禁之 太祖初禮樂散佚公收遵切與陽村日長日
典禮我國者知此人也○靜庵集曰許相稠對案危坐夜
半偸兒入室盡取家貲許相不覺冥然若泥塑人盜去良
久家人始覺追之無及頗恨焉相公曰賊之有甚於此者
交戰於心莫暇覺此盜冠年先需克己之功如此○筆苑
雜記曰公自幼癯削傴僂骨若禮書遶上下眼邊藏然有

爲市井輕薄子疾之甚焉公謂瘦鷹辜杞○惕齋乘詰曰
公操心清厲人言詐公平生不知陰細事公笑曰我若不
知陰細詗詗何從而生時有輩如妓詖人皆意公德論公
笑曰男女人之大慾不可禁無若禁之者奉命之使非義
奪私家女多陷于不義不何華也竟從公詖一公伯氏周
以野尹致仕家法甚嚴嘗病使公攝祀必有要儀例然曰
支子擅改是不有宗子耶不見公惶惧使何爲畢竟亦許
見政府坐雞鳴必詣洞口下車步而周每張姊侍之公問
曰府中某事何以處之周曰理當如是公退而喜曰人亦
有矣又先○子詗兼贊孫慥能模死王世祖請亂○任輔

臣丙辰丁巳錄曰府尹誠稠之子也能文善琵琶退居村
野騎牛簑衣釣魚爲樂　成廟累召爲承旨副學未嘗從
歎玉淹也南秋江評曰誠奇士也有許氏風烈
黃喜字懼夫號厖村麗朝科領相謚翼成○初讓寧之廢
公執不可坐謫　太宗薦　上用之　謏聞瑣錄曰　獻
廟一日召黃喜至戴楠高頂笠子穿黎色麤布團領帶黃
絛兒詣政院自田野而至形貌厖然　獻廟曰喜前日適
謀耳此人不可棄即拜禮判未久入相　丁母憂數月不爲
代起復爲相辭不從公寬洪大度不拘細事無晨夕飧飯
摩兒來集陸飯共之爭喫爭食公但笑之○青坡劇談曰公

所幸小婢與小奴戲謔公輒笑一日家婢鬭閧一婢訴曰
某與我相抗極奸惡公曰汝言是也一婢又訴亦如之公
曰汝言是也公之侄曰甚矣叔之矇矓也某如此某如彼
某爲非某爲是公曰汝言亦是也讀書不輟終無分下一
語少時見田夫以黃黑二牛耕問曰二牛孰勝田夫不荅
追至路轉處密語曰黃勝公曰何不即言曰彼雖畜物能
解人語不忍長短於牛之所聞也公平生服膺不語人是
非 華苑雜記曰公謫七年閉門不接客輒讀書注目而
已後年高於字書音義傍偏點畫百不一失 青坡劇談曰隣童援
石有梨方熟落滿地矣揮呼侍人隣童謂將拿去公使侍人將梨以與隣童竟無一言○

李文康石亨壯元及第直拜正言來謁公命書綱目題目俄而一惡婢持小鐥倚公座俯視文康謂公曰將進酒公徐曰姑安之婢立良久厲聲曰何遲也公笑曰進々之既進小童輩莖々纔跣足挽公鬚蹋公衣攫食之公但曰痛矣々々小童皆奴婢之子也昔引僚佐議事方濡筆書牘有僮僕溺其上公無怒色以手拭之而已公為相會子以金宗瑞為工判令工書略備酒果呈之公怒曰国家設礼賓寺者為三公也若虛腹則當令備來何以私自公辦乎置宗瑞於前峻責之公為相二十四年務從成憲從容鎮定得大臣體年九十聰明不衰孫曾男女六十九人簪紱盈

門世共嘆羨我朝兵相以公及許稠爲首然二公皆前朝
舉人持清議者以此少之○子守身爲懦夫以門蔭拜相
功名富貴與南智相埒當代無比云世宗潛邸時至興
天寺見公讀書指見爲之後問黃喜子仕者幾人對以二
歲一少上曰少者興天寺論詩況耶特除副正晉外司
馬居舊書曰澤民濟世非由第不必平生作齋攸像以門
蔭拜相晉曰男子不事紅紙上題名雖不足觀云公有一菴
於莫齋後忽鸛躍下者金鶴老曰公無音也乙酉必拜
相及乙酉送賀使　上私謂具致寬和曰黃某不堪作相
爲此行作相遂拜右相○請江小說曰胡安石守身烈成

公致身翼成在時已為宰樞翼成居家寬柔然待子弟甚
嚴罕言笑一日胡安兄弟同在別閤雨雪驟下謀入內舍
胡安曰汝負兄也烈成負且行翼成見之曰方此時亦若
投於地則殆矣烈成便投胡安於雪中衣冠盡污翼成怪
然開笑兩相看曰今日得大人一笑幸矣○後孫進壬辰殉節
贈贊成
孟思誠字　號東浦希道子麗朝科官至左相　世宗
朝卒謚文貞○廬墓啜粥三年階草不生植栢墓前有豕
觸而枯公痛泣翌日豕為虎殺人謂孝感○筆苑雜記曰
公年庚子吾戲托美卿契　上問年公以室对契中以非

同庚出之一時傳笑性解音律日弄玉笛三四拜開門不
接人稟事者至洞口聞笛声知公在焉觀漫而往来不入
官聽牛簡從從而城搖盛而倖佳于長好院見牛過去
人呵禁之公曰汝以溫而盡古佛言之兩件聞即驚出隆
即出庭下蹴後名其淵曰即沉淵焉過兩の庵仁諸院有
一人先登樓上公の処一隅登樓者乃欲為録事取才上
来者也見公招與戲傳約以公字堂字為問答公曰何以
上京公其人曰為録事取才上去堂公曰我為差除公其
人曰咻不當後唯政府其人取才公曰何如公其人曰死
去之、堂諸寮問其故大笑竟為公録事頼公力屡典州郡

後孫公堂問答曰公家狹小時兵判以事進適雨漏下衣冠盡濕還語曰相公家如是我何以外廊為遂撤方搆之廊云曰戊寅記聞曰公夫人一日以新米飯進之公曰何处得来夫人曰祿米甚陳不可食故借於隣家耳公頫蹙曰既受祿俸食何事於借乎

河演字淵亮号敬斎謚文孝領相曰筆苑雜記曰公居拙嶺南々相智為亞使行至晉州公嘆山川雲物之勝南曰山川雖勝品官甚惡公大笑人服其量盖公晉州人也為詩奇僻筆法勁遒燕居焚香靜坐終日吟哦

柳觀改寬字夢思又敬夫号夏亭議政謚文貞公三朝大

丞熏達之後莱魁於登第　太宗録原従功謝箋陳潼功
之勝定都潼功居相位二十年無田庄荊門藩籬花卉數
義而已青坡劉謙曰公搆茅與仁門外不過數間　太宗
命繕工監半夜設把子不令知之賜饌不絶　公每時享
行祭飲福以盞豆一小盤相傳爲安酒尾盆濁醪先飲一
甌以次傳於席上○筆苑雜記曰公家貧雨漏公手傘庇
雨顧夫人曰無傘之家何能耐夫人曰無傘之家有備矣
公笑之○公位極人臣而有似匹夫人有來謁則冬月赤
足曳草履而出見之手鋤菜園对客設酌濁醪一尾盆老
婢以沙鍾進之而已○夏亭嘗戒子孫曰朋友固有酒過則

之義愼勿干懷也求而不得則在我缺陛在彼愧恨交情
自此疎矣曷若不求之自若也○子季閭孫勝皆判書○
世宗己酉卒　上出哭錦川橋
崔致雲字伯卿号釣隱官參判○初野人犯邊公請奏聞
蒙準而還論功賜田奴婢七箋固辭許補曰此人非矯激
寔出中心宜準其辭致雲還家怡然曰今日得免矣夫人
同辭上之賜無福等公嗜酒有御札戒酒遂貼壁觀者每
大醉而歸夫人必捽其頭指壁示之公乃醉中擡頭乃來
如謝罪狀竟以病酒卒○晉命註無寃錄又命講解律文
凡斷疑獄必居叔多而平反

崔潤甫欽若人閏初名將靈海子也官右相謚忠烈○書
坡處諱曰公以武相無手安都節制使公務之暇親後種
瓜手鋤之有詐謁者不知是公問相公何在公紿曰在某
所乃西段脈脈決焉有一媼泣曰虎殺夫公曰吾為報仇
乃弓射殺剖其腹取骨節裹以衣使埋之其媼感泣○
討李澔往還上親執酌賜之命　世子行酒命閣臣勿
起握拳左相○晉持脈單如南下路由開寧二三太守張
慎會飲曰脈長色駿馬去必相逃也擇其奴問世主誰曰
崔古佛也皆曰世遥名從馳之奴曰古佛名閣往也皆大
驚馳謁謝罪

鄭甲孫參判百欽子也官參贊謚貞節○慵齋叢話曰公
忠而慷慨立朝有節晉爲大憲吏判河演參判崔府有誤
擧人注官河崔俱入侍公啓曰崔府不足數河演稍知事
理而用非其人請鞫之 上怡然兩解之朝畢出謂二公
流汗翻漿公徐笑曰各爲職非敢言也時錄事曰兩公怕
甑尒可持扇颺之常爲兆伯及還路見解榜子烏得中公
舊罵曰試官敢媢我才烏也承未精豈可斟君竟忠試官
○鄭昌孫丙子六臣告變錄勳拜相
先是癸丑始作雅樂初雅樂生於海州磬石產於南陽 上
命取相參積分寸作磬聲音諧始正雅樂用於朝孫大提學

朴堧和專掌之制作度數悉經睿裁上命打石磬召提令校
正提令曰某律高一分更視之高律有查泥命剔之提令曰
律正矣人服其妙

朴堧号蘭溪官大提學以孝命旌閭鄉人立祠口筆苑雜
記曰世宗制雅樂朴堧仰承吩令人皆曰便為 世宗
制作之盛應期而生也青坡劇談曰大提學朴堧年四十
落魄不遇以琴棋自隨過陰家痛飲為事夜則引燈讀書
時時橫笛自娛後登第官通政還至到西原微服宿郵司
彈琴數曲諸吏就觀饋盛饌以盡爲歡讙每有求吹必手
弄數三吏皆曰老翁中人也相與飲罷翌日通名於州牧

使以下奔走來謁諸吏大驚

甲寅始建長生殿前此國恤梓宮臨時取辦舍人鄭陟請預

造壽宮建長生殿大恤之制始無憾矣

戊午始造簡儀始建欽敬閣置渾天儀定時圭表禁漏小光

又建小閣糊紙爲山內設玉漏機輪以水激之作鼓人鍾人

司晨玉女不由人力自擊自行若神使然其制度皆出 睿

裁百工莫能測 上旨唯護軍蔣英實仰承沕合

壬辰爲燼 宣祖朝 命李恒福製漏器簡儀渾象 顯

宗朝命李敏哲鑄銅爲渾儀 肅宗朝建齊政閣命安重

泰李時萬亦鑄副件渾天儀 英宗朝建揆政閣于慶熙

宮以安之又建閣于觀象監藏國初所刻天文圖　御筆
書扁欽敬閣
甲子有術者言請塞宮城北路城內造山校理魚孝瞻極言
不可　上嗟嘆遂詘術者言　上曰孝瞻葬父母能不用此
守鄭羚趾曰葬其父於家園側非惑地理者也後孝瞻卒其
子世謙葬於廣津亦不擇地其家法然也
魚孝瞻字萬從判中樞謚文孝叟甲子也為訛義下隸告
以右事行府君堂祀公曰府君何物也命焚之青坡劇談
曰金吉通爲吏郎魚孝瞻爲校理有一朝士設宴邀吏郎
魚不知而先就其第輒設小酌盃盤草草金至主人進饌

如樟肝等味極芳魚鄙其為人著摂肝徐曰吾亦喫吏曹肝
也○魚唇厚尹盼腮醢 世祖嘗戲曰孝瞻純厚盼猜險○

子世謙世恭

乙丑時 上不豫命 世子參決機務開議事堂朝參○
上常患渴候醫云白雄鷄黃雌鷄羊肉皆治渴請逐日供進
上曰寧為自奉以伐物命況羊非本國所產竟不許之○上
晩年以疾累浴溫泉令成三問朴彭年申叔舟李塏崔恒朴
便服在駕前以備顧問時甚榮之○上嘗寢疾內人等巫祈
禱成均館前役生驅逐之中使以聞 上扶疾起坐曰予嘗
恐不能養士之氣如此予何憂也予疾似愈矣

丙寅 御製訓民正音即諺文也 上以諸國各有書以記
國語獨我國無之遂倣篆籀製二十八字母演子設局禁中
使申叔舟鄭麟趾成三問等撰定終声八字初声十一字〻
依梵字為之時中朝學士黄瓉謫遼東命三問等往復質問
九十三度
是年 昭憲王后昇遐葬于英陵○上創内佛堂公卿至文
生皆上書諫判中樞李順蒙亦詣政院論啓 傳曰文士闢
佛宜矣武宰何知佛法之是非乎對曰人皆為非故臣亦非
之乎國所非之事 殿下何獨為之博南義話曰順蒙無知
武夫言自合理也○丙辰丁巳録曰 上晩年頗作佛事欲

於僧舍親祭　忌辰持平許稠諫不聽即率吏隸打破御供
以沮其行幸逆之匿俟　上怒齊乃出稠補之未幾官至崇
品

庚午時彗星見天市内尾長五六尺是年二月十七日　上
昇遐□筆苑雜記曰己巳彗星出燕分日官奏於本国不干
世宗深以為憂曰我國同燕分安得不干乎己巳正統帝陷
北虜庚午　世宗上賓同分之説近之□上自在潛邸好學
不倦嘗有微恙猶勤書不已　太宗使小宦取去書帙及即
位勵精文治高出百王手不釋卷嘗謂近臣曰予在宫中無
有歛手閑坐時又曰予於書史過眼不忘好學聰明天性然

也每日四夜脱衣平明浸於次觀音次輪持次經達寒暑不
少懈終始如一敦睦友愛人無間言東北賓服境内晏然時
稱堯舜鵝城雜記曰我 朝礼樂法度皆 世宗所剏寔東
方聖主也但都中立圓覺寺好佛一事為白圭之瑕也靜庵
集曰 世宗末年造内佛堂集賢學士極諫不聽學士皆退
殷集賢為之空 世宗隨涙召黃喜謂曰集賢先生棄我而
去將若之何喜曰臣往諭遂遍往諸學士家懇請以來若非
世宗為君黃喜為相君必以棄去 蘇懇為相者亦必不肯屈
身遍請教 世宗之治至今稱之〇葬英陵初葬廣州大母
山 世祖朝有議非吉地背逆併居正對以山水方位為子

孫禍福臣不知也遂止之王 睿宗己丑遷于驪州城山秘
記黃驪之地當有聖人葬之即英陵也○海東野言曰宋仁
宗崩英宗悲慕有妄識者曰能神術使死者復生英宗命試
其術無効乃曰太宗與仁宗宴臨白玉闌干賞牧丹無意復
來人間 英宗知誕妄不深罪 世宗初喪有妖僧來獻是
策試於他尸無効虛偽無理 文宗亦不之罪○謏聞瑣錄
曰 英廟側室洪氏之兄有根嬖寵常為兼司僕入內則為
都別監職止五品其不除四品難於供內職也吾承命出外
郡其宰以洪賤稍抑之洪即日還上怒係其宰來鞫之一日
上出幸見駕前馬蹇問之乃洪自騎其馬以蹇馬代之也上

曰臺諫知之必請死罪慎毋滋勑步還後臺請罪 上宥之
放矣終身全何善譯諸 英廟寵之其為判書時押一娼鹿
鳴児有一宗室宰爭曰吾先聘也 上曰如汝於國不足為
有無若金何為人所不為之事承事 上國不可無此人且
金無子宜給此女為妾後金有眼往娼家憑府摘之 上曰吾以
賜也其勿論雖薄技曲藝 英廟之愛惜如是矣

世宗朝

相臣錄

(左) 李原 字次山號容軒年十五中霖進士十八登第佐命勳 謚襄憲

(左) 柳寬 字敬夫初名觀號夏亭恭愍科謚文簡

(右) 鄭擢 字號春谷麗朝科開國勳謚翼景

(領) 黃喜 字懼夫號厖村恭讓科謚翼成

(左) 孟思誠 字誠之號東浦辛禑科清白致仕謚文貞

(左) 權軫 字希正麗科謚文貞

(左武) 崔潤德 謚貞烈

(右蔭) 盧閈 字有鄰閔霽婿謚恭肅

左 許稠 字仲通 号敬菴 麗朝科 謚文敬

左 申槩 字子格 号寅齋 賜几杖 謚文僖

鄭文炯 号 叟道傳曽孫

領 河演 字淵亮 号敬齋 致仕 謚文孝

領 皇甫仁 與金宗瑞同死 見端宗朝

左議 南智 字 在孫 謚忠簡

檢校政丞

朴可興 右議政 請享公

李貴齡 左議政 康胡公

文衡錄

尹淮 字清卿 号清香亭 紀宗子 兵判 謚文度

權踶 字仲安 号止齋 近子 贊成 謚文景

安止 字 号皐隱

鄭麟趾 見端宗相臣錄

讀書堂錄 上召集賢學士教曰尔等除其仕各安於家專心讀書其讀書規模受大提學卞季良指畫

權採 生壯右承

南秀文 字質景 号敬齋 直提 系贊 沃川祠

李碩祖 字 号淵冰堂 生壯吏 系謚文禧

申叔舟 見世祖相臣錄

朴彭年 字仁叟 号醉琴 兵判

成三問 字謹甫 号梅軒 重壯承旨

河緯地 字天章 号丹溪

李塏 字清甫

李石亨 字伯玉 号樗軒 生進文三魁

清白錄

崔萬理 字子明 副學

柳琰 惠孫子 吏判

黄喜 柳寬 孟思誠 并見相臣錄

柳謙 兵議

李石根 益平府院

閔不貪 叅判

洪桂芳 叅判

朴彭年 見上

李廷俌 監司

李知 判官

廟庭配享

黃喜 崔潤德 許稠 申槩 並見相臣錄

李隨 兵判謚文靖 世宗潛邸受學

科錄

曺尚治等三十三人

安崇善年三十三人
鄭梓年三十三人
南啓崇年二十人
許斯文年三十三人
崔恒年二十五人
李咸寧年三十三人
尹士明年九人 親試
崔敬身年十人
李石亨年三十三人
李皎等八人

謁

聖

姜希孟等二十五人

李承召等三十三人

補遺

魚孝瞻 登甲子判樞謚文孝

洪敬孫 号樵菊齋同知以詩鳴

洪逸童 号麻川同知善飲食

朴堧 号蘭溪提學曉音律與護軍蔣英實定雅樂

盧友明 号信古堂 世宗朝判書咸切旦矣祠

權倫 号道逸堂 世宗朝大司成咸切祠

成熺 号仁齋校理坐大臣事受刑

孫肇理号勉齋序識